

K892
671
= 159



國立北京大學
中國民俗學會

民俗叢書

在嚴題端

丙辰仲春



國立北京大學
中國民俗學會 民俗叢書

第八輯 141 - 160

- 141 中國倫理學史 蔡元培著 (1911)
- 142 山海經新論 凌純聲等著 (1933-6)
- 143-4 國民生活曆 陳果夫著 (1945)
- 145-8 中華風俗志 胡樸安編集
許世英、吳德璋疏 (1933)
- 149 寧波風物述舊 張行周編集 (1974)
- 150-1 雷峯塔傳奇 清、方成培改撰 (1771)
- 152 中國的輓聯 歷代佚名著 陸美英集 (1961)
- 153 中國歌謠 朱自清著 (1939)
- 154 梁祝故事研究 周青樺著 (1975)
- 155-6 贛女婿 蔡雲龍編繪 (1964)
- 157 大黑狼的故事 谷萬川搜記·周作人序 (1939)
- 158-60 西南民間故事 司徒白等編 (1956)

FOLKLORE AND
FOLKLITERATURE SERIES
OF NATIONAL PEKING UNIVERSITY
AND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FOLKLORE SET 8. VOL. 141-160

- 141 THE HISTORY OF CHINESE ETHICS (1911)
by Ts'ai Yuan-p'ei
- 142 RECENT STUDIES OF THE SHAN HAI CHING
(1933-6) by Ling Shun-sheng etc.
- 143-4 A CALANDAR OF MODERN CHINESE (1945)
by Ch'en Kuo-fu
- 145-8 MODERN & ANCIENT CHINESE FOLKWAYS
(1933) by Hu P'o-an
- 149 THE FOLKLORE OF NING PO, CHEKIANG
(1974) by Chang Hsing-chou
- 150-1 BALLAD ABOUT THE LEI FENG PAGODA
(1721) by Fang Ch'eng-p'ei
- 152 CHINESE FUNERAL SCROLLS (1961)
by Anonymous authors
- 153 A COMMENTARY ON CHINESE FOLKSONGS
(1939) by Chu Yzu-ch'ing
- 154 STUDIES ON TALES OF LIANG AND CHU
(1974) by Chou Ching-hwa
- 155-6 CARTOONS DEALING WITH THE JOKES
(1964) by Ts'ai Yun-lung
- 157 THE BIG BLACK WOLF AND OTHER TALES
(1939) by Ku Wan-ch'uan
- 158-60 FOLKTALES OF SOUTHWESTERN CHINA
(1956) by Sung Che, Szu-t'u Pai
-

扉頁說明

書名題字，係前任中國國立故宮博物院副院長莊恭陵（嚴）教授的瘦金體手筆。

字旁狹長插圖兩式：一為旗桿，一為燭臺，前者象徵高官晉爵，後者象徵子孫繁昌，兩者如今已成為上代殘存之物，特煩當代畫家陳海虹氏寫真垂速。

古越 婁子匡 謹識

五九年三月

目錄

鮑魚的故事	一
九隆王	一五
賈炭	二〇
南娣	二三
雕龍記	三〇
崇人拋鼎尋不死藥	四六
水珠	五四
大姐和三姐	六六
昆明是誰造成的	七七
刀代的寶劍	八一
蘇夕河	八八
素神多蘭曉	九五

雞毛阿嫂·····	一〇〇
克鬼草·····	一一一
多嘎達兄弟·····	一一五
菩薩說話·····	一二二
雙頭鳳·····	一二九

鮑魚的故事

從前，有個孤兒，每天到江邊去撈魚。今天撈，也只是撈得一個鮑魚，「呸！這個鮑魚我不要！」就把牠丟到了江裏；明天去撈，還是撈得昨天那個鮑魚，孤兒說：「爲什麼今天撈得這個，明天也撈得這個，天天都撈得這個鮑魚呢？」就把這個鮑魚帶回去養在屋裏的水槽裏。

從這天起，孤兒每天做活回來時家裏總擺好了現成的飯菜等着他來吃。孤兒說：「我沒有父母，沒有姊妹，這個飯是誰做的呢？」於是，有一天，他就假裝出去做活，半路上偷偷轉回來，躲在屋角守着，看看究竟是誰做飯給他吃。

到了中午，他撈得的那個鮑魚「叭噠」一聲，從水槽裏跳出來，變成了一個怪好看的姑娘，穿着很漂亮衣裳，戴着貴重的珍珠耳環，走到屯籬旁邊，很熟悉地舀了一簾箕穀子去舂米做飯去了。孤兒才知道，每天做飯給他吃的就是這個鮑魚呀！他一蹦蹦出來，緊緊地就抱住了這個姑娘，可是姑娘這時一半已經變成了鮑魚，孤兒就對她請求說：「姑娘你不要再變鮑魚呀！我沒有媳婦，你做我的媳婦吧！」於是鮑魚又變回一個怪好看的姑娘，和孤兒成了一對夫婦。

當他們成爲夫婦的時候，孤兒家裏很困難，沒有一條耕田的牛，也沒有一口喝洗碗水的豬。



媳婦說：「孤兒呀！你做個豬圈吧。」

孤兒說：「孤兒沒有豬，做了豬圈沒用處。」

媳婦說：「不用問，做你的。」

孤兒把豬圈做好了。

媳婦說：「孤兒呀！做個牛圈吧。」

孤兒說：「孤兒沒有牛，做了牛圈做什麼？」

媳婦說：「別嚷嚷，做你的。」

孤兒把牛圈做好了。

媳婦說：「孤兒呀！做個羊圈吧。」

孤兒說：「孤兒沒有羊，做了羊圈沒用場。」

媳婦說：「竹情地，做你的。」

孤兒把羊圈做好了。

媳婦說：「孤兒呀！做個雞圈吧。」

孤兒說：「孤兒沒有雞，做了雞圈幹啥呢？」

媳婦說：「別多說，快快做。」

孤兒把雞圈做好了。

孤兒做完了豬圈、牛圈、羊圈、雞圈，媳婦站在圈門口，叫了一聲豬，豬圈裏滿了豬；叫了一聲牛，牛圈裏滿了牛；叫了一聲羊，羊圈裏滿了羊；叫了一聲雞，雞圈裏滿了雞。

從此，他們兩口子過着幸福的生活。

住在隔壁的孤兒的舅父是個有錢人，他有三個姑娘，從前孤兒曾經到他家求過婚，他嫌孤兒窮，不肯給，現在看見外甥牛羊滿圈，就起了壞心，他騙孤兒說：「你媳婦是個鮑魚，你要她幹啥？臭魚爛魚！快叫她走開吧！我把最漂亮的姑娘給你。」孤兒聽信了舅父的話，回家就對她媳婦說：「臭魚爛魚你快走！」

媳婦說：「不是的吧？孤兒呀！只怕你後悔來不及啊！」

孤兒說：「臭魚爛魚你快走！」

媳婦走到半路，還說：「孤兒呀，不是的吧？」

孤兒說：「臭魚爛魚你快走！」

媳婦涉水走到江裏，水齊了脖子，還說：「孤兒呀，不是的吧？」

孤兒說：「臭魚爛魚你快走！」

於是媳婦撲通一聲，鑽到江水裏去了。媳婦一沒到江裏，所有的豬、牛、羊、雞都跟着她跑了。孤兒拉這條牛，牛踢了他一脚；捉那口豬，豬咬他一口，連一隻瞎眼睛的羊也沒有留下，全都跟媳婦一起到江裏去了。

媳婦回到江裏以後，孤兒就去問有錢的舅父：「我媳婦回到江裏去了，現在你可以把姑娘嫁給我啦。」不料有錢的舅父說：「你帶了幾條牛幾隻羊來的？你的成千上萬的牛羊呢？」孤兒哪裏還有牛羊呢？他連一隻瞎眼睛的羊也沒有了。孤兒這時非常難過，他想念起他的媳婦來了，就天天跑到江邊，哭哭啼啼的。

他正在哭着，來了一隻獵狗①，獵狗對孤兒說：「你爲什麼在這裏哭啊？」孤兒說：「我媳婦回到江裏去了，我現在很想念她。」獵狗聽了，一面汪汪地叫着，一面就跑了，沒有幫他的忙。

不一會，來了一隻長尾鳥②。長尾鳥問孤兒：「你爲什麼在這裏哭呢？」孤兒說：「我媳婦回到江裏去了，我現在很想念她。」長尾鳥用發笑似的聲音「啞！啞！啞！」的嘯了幾聲，便箭也似的飛去了。長尾鳥沒有幫孤兒的忙。

① 僕僕族傳說，狗是帶教物種子給人類的動物。習俗中認爲狗曾經救活古代的人類，最能幫助人，大年初一早上在人未吃飯之前必先給狗吃。這裏說連狗也不肯幫助他了，可見他已經多麼倒霉。

② 僕僕族風俗，以爲聽見長尾鳥嘯聲，便會來好客人，長尾鳥總是向人報告好消息。孤兒本以爲長尾鳥會來報告他媳婦回來的消息的，但是長尾鳥並不同情他，他實在是倒霉得很了。

不一會，來了一隻青蛙。青蛙問孤兒：「你爲什麼在這裏哭呢？」孤兒說：「我媳婦回到江裏去了，我現在很想念她。」青蛙說：「孤兒呀，不要緊！只要你春兩斗黃豆麪給我吃，我就把你帶到你媳婦那裏去。」孤兒很高興，就春了兩斗黃豆麪給青蛙吃。青蛙說：「待會兒看見你媳婦的時候，你可不要笑，你要一步蹦到她面前，緊緊地抱住她。你要一笑，就壞事了。」孤兒說：「好嘛，我不笑。」於是青蛙就開始吃黃豆麪了。青蛙吃了斗黃豆麪，口乾極了，就「咯！咯！咯！」地喝起江水來，一會兒就把江水喝乾了，喝得江底也現出來了。孤兒一看，他媳婦正坐在布機旁邊織布，織布的聲音喀噠喀噠地響，孤兒高興極了，忍不住哈哈地笑了一聲。孤兒一笑，青蛙也跟着笑了，一笑，就把喝下去的江水都吐了出來，江水把青蛙也給浮到江面上來了。孤兒還是見不到他媳婦，他又哭了。

青蛙又說：「孤兒呀，不要緊！你再去春兩斗黃豆麪來，我再來給你喝，這回你千萬不要笑了！」孤兒趕快又去春了兩斗黃豆麪，青蛙吃了，又「咯！咯！咯！」地喝乾了江水，江水現了底，媳婦又看到了，孤兒這回不笑了，就一步蹦到媳婦跟前，緊緊地抱住媳婦，媳婦笑了一聲，說：「我說的不錯吧！」

這樣，他們兩口子又重新見面了。同時，孤兒也見到了岳父——龍王。原來孤兒的媳婦是龍王的女兒。

龍王不願意他的姑娘嫁給人，就跟孤兒說：「咱兩個來賭賽，看誰的辦法多，你要是贏了，

我就把女兒給你；你要是輸了，你就不用想得到我的女兒。第一次，比賽找人。明天，你躲起來，我去找你，若是找不到，就算你贏了，若是找到了，你就輸了。」

孤兒把岳父的話一一告訴了媳婦，媳婦說：「不要緊，咱們有辦法。」第二天，龍王沒有來之前，媳婦就把孤兒變成一棵針，別在正織着的布縫裏，一面還是織她的布。龍王來了，說道：「女兒呀！這裏有生氣！」姑娘說：「爹，這裏哪會有生氣呢，是女兒在這裏織布呀，並沒有看見什麼人來。」海龍王找了又找，也找不到，只好認輸。孤兒這時才從布縫裏跳出來。龍王說道：「女婿呀，你倒真是個能幹角色啊！」

第二天，該龍王躲起來，孤兒去找。媳婦對孤兒說：「他一定變成一隻野牛，藏在野牛羣裏，你去看看，哪一隻野牛最兇，就把牠抓住，孤兒到野牛羣裏去看，果然有一隻野牛脾氣特別急躁，又咬人又踢人，孤兒一把抓住牠的角，岳父沒有辦法，只好現出原形，認了輸。岳父說：「女婿呀！你倒真是個聰明傢伙啊！」

第二次，比賽做莊稼活。岳父對孤兒說：「明天我們比賽砍火地①。」他指給孤兒一塊很大的地，讓孤兒一天砍完。孤兒去跟媳婦說：「岳父叫我砍火地，這塊地大極了，一天怎麼砍得完呢？」媳婦說：「不要怕！明天你只要在地頭砍倒兩棵樹，地尾砍倒兩棵樹，然後說一聲：「龍

①火地，「刀耕火種」的地，先在地面上砍倒樹木，放火焚燒，然後播種。

公龍母砍火地！」就行了。」

第二天，孤兒帶着磨得亮亮的刀，到了地裏，在地頭砍了兩棵樹，地尾砍倒兩棵樹，說了一聲「龍公龍母砍火地！」只見所有的樹木都自動地匍匐匍匐地倒下去了，一眨眼工夫一大塊地就砍完了，岳父比不過，只好認輸。岳父說：「你真能幹！明天比賽燒火地，你把今天砍好的地明天都燒好。」

孤兒去跟媳婦說：「岳父叫我明天燒火地，那麼大一塊地，一天怎麼燒得好呢？」媳婦說：「不要怕！明天你只要在地頭燒一堆火，地尾燒一堆火，說一聲：『龍公龍母燒火地！』就行了。」

第二天，孤兒帶了一個火把，在地頭燒了一堆火，地尾燒了一堆火，說一聲「龍公龍母燒火地！」只見所有的樹枝樹葉都自動地嘩嘩剝剝燒起來，一眨眼工夫，一大塊火地就燒完了。岳父比不過，只好認輸。岳父說：「你真是聰明！明天比賽收拾地裏的枝枝丫丫了。」

孤兒去跟媳婦說：「岳父叫我明天去收拾地裏的枝枝丫丫了。」媳婦說：「不要怕！你只要在地頭收拾兩堆，地尾收拾兩堆，說一聲：『龍公龍母收拾枝枝丫丫了！』就行了。」

第二天，孤兒在地頭收拾了兩堆，地尾收拾了兩堆，說一聲：「龍公龍母收拾枝枝丫丫了！」只見地上的枝枝丫丫都自動地歸在一起，一眨眼工夫，就都收拾完了。岳父比不過，只好認輸。

岳父說：「你真是能幹！明天比撒小米。」交給他一口袋小米，限他一天之內都撒在收拾好了的火地上。

孤兒去跟媳婦說：「岳父叫我明天去撒小米。」媳婦說：「不要怕！你只要在地頭撒一把小米，地尾撒一把小米，說一聲：『龍公龍母撒小米！』就行了。」

第二天，孤兒攆了小米，在地頭撒了兩把，地尾撒了兩把，說一聲：「龍公龍母撒小米！」只見小米自動地撒了起來，一眨眼工夫，就都撒完了。岳父比不過，只好認輸。岳父說：「你夠聰明！明天比檢小米，限你一天工夫把撒下去的小米都檢回來。」

孤兒想：這麼多小米怎麼檢呢，就去跟媳婦說：「岳父明天叫我去檢小米。」媳婦說：「不要緊！明天你拿兩個大口袋，在地頭地尾各放一個，說一聲：『龍公龍母檢小米！』就行了。」第二天，孤兒說一聲：「龍公龍母檢小米！」只見小米都自動地跳進口袋裏。

孤兒把小米拮回來，岳父說：「我這小米是有數的，你數數看，對不對。」孤兒想：「這麼多小米要到哪一年才能數完呢？」又去問媳婦，媳婦說：「你只要說：『龍公龍母數小米，』就行了。」

孤兒照媳婦的話，一眨眼工夫，兩口袋小米就數完了，點了點數，還差兩粒。岳父問孤兒：「火地四周圍你看到什麼東西沒有？」孤兒想了一想，說：「有一對斑鳩。」岳父就交給他一枝箭，叫他把這對斑鳩射下來。孤兒想了一想：一枝箭怎麼能射下兩隻斑鳩來呢？他又去問媳婦。媳婦說：「不要緊！你把箭頭劈成兩半，到地邊看見那對斑鳩，就說：『龍公龍母射斑鳩！』就行了。」孤兒照了媳婦的話，把箭頭劈成兩半，說了聲：「龍公龍母射斑鳩！」一箭便把這對斑



鳩射下來了，剖開斑鳩的膀子一看，那兩顆小米果然在裏面。岳父沒有辦法，只有說：「女婿，你能幹是眞能幹！」

第三次，比賽打獵。孤兒跟媳婦說：「岳父要我跟他上山去打獵哩。」媳婦說：「你去的時候，帶點瓜種去。每逢休息的時候，你就種下兩棵瓜。晚上他叫你和他一起在窪地裏睡覺，你就和他一起在窪地裏睡，等他睡着了，你就移到高處去睡，只把簑衣掛在窪地裏的樹上。他要是叫你在哪座山上打獵，等他一上這座山，你就趕緊跑到另外一座山上去，只把簑衣掛在他說的那座山上的樹上。你千萬記住，不要忘了。」媳婦叮嚀又叮嚀，囑咐又囑咐，看看孤兒都記清楚了，才放心讓他去。

第二天，孤兒跟岳父去打獵了。他記住媳婦的話，每到一個休息的地方，就種下兩棵瓜；每到一個休息地方，就種下兩棵瓜，一路都這樣種了，沒有落下一處。

到了夜裏，要睡覺了。果然岳父揀了一個窪窪的地方，叫孤兒和他一起睡，岳父頭朝南，孤兒頭朝北。睡到半夜，孤兒悄悄起來，移到高處去睡，只把簑衣留下來掛在樹上。過了一會，啊！起了一陣暴風驟雨，發了山洪，樹也倒了，山上的石頭也垮下來了，雷隆隆，震得原野山谷都晃動。又過了一會，山洪停了，雨也止了，岳父以爲孤兒一定淹死了，他要試驗試驗女婿是不是死了，就喊了一聲：

「女婿啊！」

沒想到孤兒在高山上答應了：「嗨！我在這兒哪！」

岳父沒有辦法，只好說：「你真是能幹！」

第二天，岳父說：「今天我們打獵，我上山去攔山鹿，你在下面載着牠。」孤兒說：「好嘛！」岳父上山去了，孤兒把蓆衣掛在樹上，趕緊爬上另外一座高山。孤兒剛剛離開，又來了一陣猛烈的山洪，把這座山上的樹木沖得乾乾淨淨，把孤兒的蓆衣也沖跑了。岳父以為這回一定把孤兒沖死了，就喊了一聲：

「女婿啊！」

沒想到孤兒在另一座高山上答應了：「嗨！我在這兒哪！」

岳父沒有辦法，只好說：「你真是聰明！」

岳父兩次發山洪害孤兒都沒有害成，就把孤兒往很遠很遠的地方帶。他們走過很多山峯，很多森林，走呀走的，來到一個大海旁邊。這個海子又大又深，水色黑沉沉的，波浪翻滾，險惡可怕。岳父到了海子邊，一跳就跳進去了，他從海子裏就回家了。

岳父以為這回一定把孤兒甩開了，他以為孤兒一定不認得路；就是認得路，路上沒有東西吃，也得餓死。誰知孤兒一路上種的瓜這時都熟了，孤兒一路按着瓜棵找着原路走回來，一路走，一路吃瓜當飯，在岳父到家的時候，孤兒也已經走到了。岳父看見孤兒站在門口，只好說：

「女婿，你真聰明，真能幹！」

第四次岳父叫孤兒比賽射石崖，誰把箭射進石崖裏面，就算贏了，射不進，就算輸。

孤兒告訴媳婦。媳婦說：「不要緊，你在箭頭上沾上一點樹膠就行了。」

第二天比賽：先由岳父射。岳父接連射了三箭，每一箭碰在石頭上，都碰回來了。後來輪到孤兒射，孤兒的箭頭上沾了樹膠，射了三箭，三箭都沾在石崖上不掉下來，岳父以為孤兒的箭都射進石頭裏了，就甘心認了輸。

第五次，岳父叫女婿到猴子家去借糶。孤兒問媳婦：「岳父叫我到猴子家借糶，怎麼辦？」

媳婦說：「你到猴子家，猴子問你姓什麼，你都不要點頭；猴要是問你，「是姓猴的嗎？」你就點點頭。猴子如果請你喝酒，你就用一個漏底碗來接着喝。」媳婦給他一個漏底碗，還又給他一包針。

一切都準備妥了，孤兒就到猴子家去借糶。

到了猴子家，猴子從四方八面圍攔來，問他：「你姓魚嗎？」孤兒不點頭。問他：「你姓封嗎？」孤兒不點頭。猴子又問：「你姓猴嗎？」孤兒連連點頭。猴子們說：「姓猴的！我們的親戚來了！」於是來了很多很多猴子，要請他喝酒。這個斟給他一碗酒，那個斟給他一碗酒，他都用

她遞給他的漏底的碗來接了。他喝下肚去的少，澀在地下的多。喝了半天，猴子全都醉倒了，可是孤兒還沒有醉。在猴子醉得昏昏沉沉的時候，孤兒就悄悄地跑到猴子家裏，偷了鑼就走。

走出門不多遠，鑼碰在一棵樹上，噹哪一聲，把猴子都驚醒了，猴子們都跑出來追。孤兒就一邊跑一邊把針做成簞子釘在路口。猴子追了過來，前面兩個被簞子刺了脚，後邊的就不敢再追了。這樣，孤兒就順利地把鑼拿回來了。

鑼拿回來，岳父就叫他比賽打鑼。

岳父用力打了幾下，孤兒沒有什麼感覺；孤兒打了幾下，鑼聲就震聾了岳父的耳朵，龍王岳父最後認輸了。

從此，孤兒和鮑魚又重新團圓了，他們在一起過着幸福美好的生活。

九隆王

譯者按：後漢書「哀牢夷傳」（哀牢即今保山專區地帶）曾提到九隆，但所記故事却與傣族人自己所說的很不相同。關於九隆的故事經過二千多年的流傳，無數人的口頭創作，變得更加完整美麗了。從這個故事裏可以看出傣族社會從漁獵時期進化到農業時期的痕迹。

很古很古的時候，有一個勇士，名叫蒙伽獨，打獵爲生，他聽說易羅湖有九條毒龍作怪，就決心去爲民除害。他臨走的時候，把一條白頭巾交給他的九個兒子，對他們說：如果頭巾不變顏色，他就能平安回來；如果白頭巾變成紅的，那就是他被毒龍殺害了，他的兒子應該去替他報仇。說完，就走了。

父親走了，兒子天天看着這條頭巾。一天，雪白雪白的頭巾忽然變得鮮紅，他的兒子知道父親遭了難了，就商議去給父親報仇。大哥年長，應該先去。他帶了弓和刀，就走了。

過了十天，大哥敗了回來，弓也斷了，刀也折了。他說：「九條毒龍厲害得很，眼睛像火盆，嘴像獸洞，牙齒像山峯，鱗甲像鐵石，他和牠們鬥了三天三夜，不能砍傷牠們，只得敗了回來。七個兄弟聽了，都失掉了勇氣，不敢再去報仇。」

最小的兄弟，名叫光頭九陸。據說他的頭是佛爺的經典變的，所以沒有長頭髮；他的身體是九條青龍變的，所以他有九條龍那麼大的力氣。他對哥哥們的膽小無用很不滿意，就揀了長弓，拿了長刀，出發去爲父親報仇。

路上，九陸碰到一個披着黃袈裟，長着長眉毛白鬍子的左抵①長老，長老問他到那裏去。九陸俯伏在長老身前，替他搓腳捏腿②後，就把要去爲父親報仇的事告訴長老。長老說：「毒龍厲害得很，恐怕他打牠們不過。九陸說他報仇心切，不論多大危險，他也非去不可。左抵長老說：「要是他能一箭射穿九塊巖石，一刀砍斷九棵大樹，就有勝利的希望。九陸依他的話，拉滿弓，搭上箭，用力一射，射穿了八塊巖石，射到第九塊巖石時，箭頭折了。又揮刀用力一砍，砍倒了八棵大樹，砍到第九棵樹，刀頭斷了。九陸看看自己力量不夠，十分傷心，他再三懇求長老，幫他報仇除害。長老見他心意堅定，很受感動，就答應幫他。長老領着九陸走進樹林，到了一間石屋面前，叫他立在高門檐外，轉身進去拿出一口大鍋，又拿出九塊深紅的大巖石，對他說：「如果能把石塊燒成石汁，他就有報仇的希望。長老說完，就走進石屋去了。九陸答應了。他守在鍋邊，耐心地燒了八十天，臉都薰紅了，終於把石塊燒成了石汁。這時長老從屋裏走了出來，很是歡喜。他又叫九陸把石汁完全燒乾，說是只有這樣才有報仇的希望。九陸答應了。他又耐心地燒了

①「左抵」是傣族人最信奉的佛教的一派。

②擦俗，見左抵長老要打搓腳擦腿禮。

八十一天，把臉都薰黑了，終於把石汁燒乾了。這時長老走了出來，對九隆的不畏勞苦，很是讚獎。長老叫他揭開鍋蓋看看。九隆將鍋蓋揭開，只見裏面是亮晶晶的九枝長箭，紅騰騰的一把寶刀。九隆高高興興插好長箭，拿了寶刀，拜別長老，就出發前去報仇了。

走了三天，走到易羅湖邊。湖水咆哮奔騰，聲如雷吼。他定睛一看，只見浪花中浮着九根大木。他知道毒龍狡猾得很，會變成各種東西，蒙人耳目。這九根大木，必是毒龍所變，就彎弓搭箭，一連九箭，把九根大木釘在湖底。這時九條毒龍現出原形，翻騰上天，張開血口，向九隆撲來。但是龍尾已被釘住，掙脫不開。九隆將身一縱，跳上龍頭，雙手舉起長刀，迎頭就砍。九條毒龍都害怕了，齊聲向九隆哀求，賭咒發誓，說以後不再作惡，願意爲人類做事，將功贖罪。九隆想了一想，就答應牠們，收了弓箭，插好長刀，跳下地來。毒龍俯下身來，請九隆騎上龍背，向九龍山飛去。

在九龍山頂，五彩雲霧中間，有一座龍宮。九條毒龍，一聲長吟，宮門就打開了。從龍宮裏走出九個美麗的龍女，將他們迎接進去。毒龍領着九隆，走過各座宮殿。每座宮殿裏面，都堆滿各種稀奇珍寶，顏色瑰麗，光彩四射。九隆看了，都不動心。走到最後一座，龍神告訴九隆，裏面藏着一件最寶貴的寶貝，每天由九位龍女採了陽光，收了甘露，喚了溫風，請了霖雨來供養它。九隆進去一看，原來是一粒青黃色的「種子」。他問龍神，這件寶貝的好處在哪裏，龍神告訴他說：「這件寶貝會變化，會變成千顆萬顆，會變成金銀珠寶，會使世界變樣，會使人類生活改



觀，是世界上最寶貴的寶貝。九隆聽了，很是歡喜，就向龍神要了這件寶貝。

九隆拿了種子，跑出宮門，站在山頭，把種子向山坡溪谷間一撒，頓時間滿地長了莊稼，原來枯褐色的土地，變成一片碧綠，世界果然變了樣了。

這時，九隆的八位哥哥也都跑來了，九兄弟分別和九位龍女結了婚。不久，四面八方的人們，聽說這裏有好莊稼，也都跑來了。他們聚居在九龍山下的溪谷裏，公推九隆爲王，因爲有龍王龍女的幫助，所以風調雨順，每年收成總是很好，過得很快活。

賣炭

有弟兄四人，靠賣炭過日子。

一次，雞沒報曉，四人挑着四擔炭忽忽趕到城裏去賣。到了縣城，太陽還沒露出雲頭，城門還緊緊的關着。他們只得懸下擔子等在城外

等了很久，老大就高聲喊叫開門，連叫了好幾聲也沒人答應。老二就拿起扁擔打城門，把守城官驚醒了，氣沖沖地問：「外頭什麼人？」老大老二連聲回答說：「官家爺！請開開門！我們是遠山趕來賣炭的，請放我們進城吧！」守城官一聽是賣炭的百姓，就說：「等等吧！還沒到開門的時節。」說着，翻了個身，又迷迷糊糊睡着了。

四個人左等右等也不給開門，沒有法子。年輕聰明的小弟弟心生一計，向哥哥們說：「哥們！我有辦法了，你們挑上炭在一邊等着，等一開門就跟着我擁進城去……」

他隨即又放開嗓門歎了一口氣說：「唉！官爺不讓我們進城，我們就在城門頭晒一覺再說吧！」說着，故意將扁擔往地下一攢，假裝着打了個呵欠。又喊叫：「來！大家就晒在我的扁擔上好了；大哥二哥你倆晒在那一頭；三哥和我關在這這一頭。你們晒在裏壁，我們晒在外邊。」說



完又假裝打了一個呵欠，並且「呼嚕嚕，呼嚕嚕……」假裝打起鼾來。大哥二哥和三哥照着老四的話，拾起了扁擔，挑上了炭，等在一邊。

守城官被這陣話聲、扁擔聲、鼾聲，弄得莫名其妙，心中詫異地想：「嚨！真奇怪！一根扁擔，最多也不過四尺來長，二寸寬，怎麼好圍着四個人呢？還有什麼裏壁、外邊的，我年年守城，多少人過往，也沒見過這大的扁擔，忒奇！忒奇！」想着想着就身不由己的下了牀，想去看個究竟。

他花了好大力氣才下了門，正要伸出頭去，哪知四弟兄就像一股狂風似地闖進了城門，一面齊聲說：「多謝官家爺開門！」說着一溜煙就直向大街奔去。

守城官道才知道是中了計。

守城官一手狠狠地關着城門，正在暗自懊悔，只見背後巡官急急忙趕來，連聲責罵他私下放人進城。不容分說，便喝人打了他五十下大板。他兩手撫着屁股，哭笑不得。一面還耽心着巡官去上告縣老爺，想買些東西賄路巡官；一面又想着去追趕那四個兄弟，可是早已不見人影了。

南 娣

從前，有一個孤兒，在他還很小的時候，他的父母就都死了，贖下了這孤兒一個人孤苦伶仃，無處安身。一天，他無意中走進了一個村莊，遇到了許多小孩正在打石面果玩^①，他也走過去跟他們一塊打着玩。他覺得這遊戲很新鮮，不知不覺地就打了一整天。

這個村莊的孩子們都是父母雙全的。當太陽快要下山的時候，孩子們的父母親都招喚他們自己的孩子回家。可是這孤兒呢，雖然肚子已經餓得咕嚕咕嚕地響了，却並沒有誰來喊他一下。他想起自己的命運，就站在那玩了一整天的地方，望着將要落下去的太陽，默默地在發愣。慢慢地天黑了，夜來到了，他想：別的小孩都已各自歸家了，我去什麼地方安身呢？他想來想去，就走進牛圈裏，決定就在那裏睡覺。

他每天就是這樣的生活着。

一天，他想起他的不幸，越想越苦惱、越想越絕望。他對自己說道：「唉，窮人呀！怎麼碰

①石面果——景頗民族語，是生長在雲南的一種硬殼果，不能吃。孩子們用它來在地上打着玩，作爲一種遊戲。

到這末大的劫數啊？與其在這兒挨苦受難，倒還不如死去好！」於是孤兒就去尋死了。

孤兒看中了通向牧牛場的一條小道。他想：假如我橫輪在這條小道上，過路的牛馬一定會踩死我的。他當真照他的想法去做了。碰巧，這天太子和公主們路過這條小道，他們都毫不經心地踐踏着這個孤兒的頭，從他的身上胡亂地跨過去；可是，他們當中最小的一個公主南娣，看見了輪在小道上的孤兒，對他很同情，就小心地從孤兒的身旁繞了過去。這時，太子和公主們都含着諷刺和嘲弄的口吻質問南娣說：「你是不是想要他當你的丈夫，才對他如此恭敬啊？」這些太子和公主們爲這件事互相嚷嚷地議論着。晚上，他們回到家，父母親知道了這件事以後，正如俗話說的「用辣椒棒敲打破頭的人」^①，那樣，對南娣又諷刺和嘲弄一番。

南娣不能忍受這些惡毒的羞辱，她要反抗，她心裏打定了主意：決定將自己嫁給她所同情的那孤苦伶仃的孤兒。臨走時，她準備向她的父母親討一些用具，來建立她的家庭。可是，她的父母却像對待畜生似地辱罵了她，只給了她一把用處不大的短刀和一條凸眼的小狗。南娣對於自己受到的虐待和菲薄的財產，並不氣餒，相反地，她却充滿了信心和勇氣走出了她那無情無義的家，去和孤兒成婚了。

南娣和孤兒的生活雖然很窮困，但是他們倆却是相依爲命地熱愛着。過了不少日子，南娣對她丈夫說：「有不少人到那邊灌木林裏去，你也去看看吧！去時把這條狗也帶去。還有，你必須

①這是景頗人習用的一個比喻，相當漢語的「火上加油」。



要注意：如果聽到狗叫，你一喊牠，牠就轉回來的話，不管是什麼東西，你都不該拿回來；如果狗叫了，你喊牠，牠不轉回來，還在一個勁的叫，不管是什麼東西，你必須拿回來。」孤兒聽了他妻子的囑咐以後，就領着那條凸眼狗往灌木林裏去了。

在灌木林裏，孤兒聽到自己的狗在叫，他就喊了牠，狗隨即轉回來了。孤兒爲了要知道狗是爲什麼叫的，好奇心驅使他前去看一看，啊，原來是一縷珍珠擺在那裏。孤兒清楚地記得他妻子囑咐他的話，他決定不去拿這縷珍珠。

他領着狗繼續往灌木林的深處跑去。像以前發生過的一樣，狗一叫，他就喊，狗又馬上轉回來。就這樣，他接二連三地發現了整缸的金子和銀子。孤兒依照他妻子的囑咐，沒有去拿。

孤兒牢牢地記着南娣對他的囑咐，又往前走了。走不多遠，凸眼狗又叫了起來。這次跟以前可不一樣了，孤兒喊狗，可是那狗還是默默地在那裏死叫。孤兒跑去看了。哎，原來是一條大蛇盤臥在一棵大樹樁上，在牠嘴裏却銜着一塊光豔奪目的寶石。孤兒手中沒有大刀斧頭，眼看在手裏拿的是南娣娘家給的那把不中用的短刀，怎麼成呢？孤兒沒有辦法，只好舉起那把短刀砍了上去。一刀砍去，那大蛇銜着的寶石「啣」地從牠嘴上掉落在孤兒的面前。孤兒撿起了寶石，也顧不得別的了，一逕往家奔去。

孤兒到家以後，很高興地把那寶石交給南娣。南娣又仔細地將它收藏在一個小罐子裏。

之後有一天，南娣的父母做一個盛大的齋節，百姓們熱熱鬧鬧地簇擁而去。南娣也跑去找她

的哥哥姐姐們商量說：「可不可以也叫我丈夫去參加齋節？」哥哥姐姐們回答說：「像你們這樣沒出息的人，窮都窮得要死了，還要說去參加什麼齋節，怎麼不害臊的？人家都能帶錢去參加，你們能帶什麼去？去你們的吧！」南娣聽了仍然心平氣和地又商量說：「我家罐子裏還有一些酸菜，就讓他帶些酸菜去參加吧！」姐姐們不聽酸菜則已，一聽說帶酸菜去參加，心裏格外不悅，就好像走路的人踩上了一腳屎一樣地望着南娣吐了一口唾沫，理也不理就走了。

南娣回了家就去勸她丈夫說：「我們雖然窮，衣服又破爛，但是並非到外人家去串親，而是到自己的父母家去，沒有關係。」隨後孤兒就鼓起勇氣，依照南娣說的攜了酸菜罐前往岳父家參加齋節去了。在通向皇帝宮庭的道路上，人們裝飾得漂漂亮亮，真是車水馬龍，絡繹不絕。孤兒見到這種情況，十分惶恐。在快要到達宮庭的時候，他不敢再往前走了，於是就在傣族的一個廟宇①門前停下來，並坐在那裏猶豫。

這時候，皇帝覺得客人都到齊了，於是發佈了齋節開始的命令。但是皇帝家飼養的一隻鸚鵡這時却不斷重複地說着：「貴賓還沒有到，貴賓還在後面。」……鸚鵡這樣一說，使皇帝覺得可能客人還沒有完全來齊，於是就向來到的客人們打聽，究竟在他們的後面是否還有人尾隨而來。

客人們異口同聲答道：「後面沒有誰了。」但是有一個客人起來說道：「有一個揹酸菜的人還停

① 景頗族的故事傳說裏，多半與傣族到傣族，這是因為這兩個民族在地理、經濟等方面有着密切的關係。

在路上。鸚鵡聽了連忙接着說：「對啦，就是那個人！」這時，皇帝疑惑起來，因為不知道這一個「貴賓」究竟是誰，於是親自跑去看了。孤兒心裏打量着這就是皇帝，戰慄慄地向皇帝說道：「岳父皇帝，我沒有什麼東西能帶來，只揀了些酸菜來獻給您。」皇帝是很精明的，這時鸚鵡的說話聲還在他腦子裏迴旋，他也許這個窮小子真是一個了不起的「貴賓」，於是抱着滿腔的希望，對他的女婿——這個窮孤兒——說道：「就是酸菜也不要緊呀，好，讓我嘗嘗看。」罈子打開了。頓時，全城被這罈子裏的寶石映得通紅。人們紛紛送來酒筵接待這個孤兒，皇帝也用金地毯鋪在地上，鑼鼓喧天地把他的女婿迎接到宮庭裏去。

隨即，皇帝召集大臣們來討論寶石的價格。大臣們衆說紛紜，得不到結果。這時有另外一個大臣走了進來，看見如此情況，於是向皇帝獻計道：「皇帝，依我看，這個寶石是無價之寶，很難定價，我勸你們不要再在這上面做徒勞無益的商量了，橫豎這個寶石的主人又是皇帝的女婿，讓這寶石歸皇帝所有吧——因為陛下有的是權威，隨便給一些錢財給他就算了。」最後，皇帝同意了這個意見，並且決定給一些錢財給他的女婿和他的女兒——南娣。

孤兒和南娣是不像從前那樣窮了。皇帝派了人馬陪着孤兒，敲打着鑼鼓回家去了。南娣聽見了鑼鼓聲，就跑到她姐姐那裏去，告訴她姐姐說：「是孤兒回來了，你聽，這不是鑼鼓聲嗎？」她姐姐回答說：「孤兒窮得都要死了，怎麼會這樣熱鬧地回來？你們倆如果真有這麼好福氣的話，我就是到你們家去打掃豬圈也心甘情願。」說着，孤兒突然出現在她們的面前，南娣的姐姐

與分害羞，爲了履行自己的諾言，要到南娣家去打掃豬圈。但是，正直的南娣拒絕了她。

南娣和她的丈夫將皇帝分給的錢財，完全分給了貧窮的百姓和無父母的孤兒，他們倆却仍和從前一樣，過着勤儉刻苦的生活。

南娣的信念：「窮不哭，富不狂」，深深地印在人們的心裏。

雕龍記

在好久以前，有一年，清明時節，走彝方的木匠師傅們，從彝方走回家鄉，參加春耕生產。裏面有一位是家住東鄉的楊師傅。這位師傅手藝高妙，真能雕龍畫鳳，建蓋四合五天井的大瓦房，出角檜水的大牌坊。楊師傅帶着自己的獨兒子七斤，也揹着被蓋，挑着木匠傢雜，煮飯用的紅銅小鑊鍋，紅銅鍋擦得紅光四閃，路邊大理漏一村龍潭面前。

那時節，龍潭裏住着一條母猪龍。這條母猪龍渾身烏黑，性氣兇暴，盤據在這綠森森的潭子裏，跟人作對。每隔三年，牠就要造反一次。牠造反的日子，就是六月二十四日黃昏時候。牠造反的時候，就要從潭子裏噴起烏雲，遮蔽天地，惡風暴雨，雷電交加，洪水氾濫，遇橋橋倒，遇房房塌，把千百畝田地，沖成一片沙灘。母猪龍駕着洪水，直沖進洱海裏，捲起山大的波浪，打翻船舟，吞食魚龜；捲了一晝夜，然後從洱海轉來，又是惡風暴雨，洪水氾濫，沖沒田地房屋，回到潭裏住下。每逢三年一度的災難來時，民家族人只好搬到蒼山上去住，吃草根樹皮；到牠安靜下來，才能陸續下山去料理田地，重建房屋。等到稍有頭緒，牠又造起反來。民家族又落到災難裏去，幾百輩人，總過不成好日子。

母豬龍還有一樁毛病，便是見不得鐵器銅器。若是有人不知忌諱，拿銅鐵條雜去潭子裏取水吃，便要被母豬龍伸出爪子，把人拖進潭子裏吃掉。

大家既不敢去潭子面前找麻煩，年深日久，潭子邊就長起好些樹木，把潭子蓋得嚴絲合縫，風都吹不進去了。只有蟬子和蟋蟀，到了夏天，才敢在樹頭樹底直叫。其實也不怕，因為母豬龍沒有生着耳朵，雷打牠也聽不見的①。

且說，楊師傅同他兒子七斤，那天路過潭邊（那時路還在下邊些，隔着現在走的路好幾丘田哩），天氣正熱，走得口乾舌燥，七斤只是想水吃。東張西望，就是沒有水。他一見路上邊有座綠陰陰的林子，就猛的放下擔子，抓起紅銅小鑼鍋，往龍潭那邊奔。楊師傅連包袱忙不及解，跟着兒子後面追，叫他不要管水吃。哪知，七斤只回頭一望，就鑽進林子裏去了。隱隱地傳過來半句話：「爹爹，我渴……」

事情發生得很快。七斤剛跪下半隻腳，剛把銅鑼鍋插進水裏，潭子裏立刻噴上一股黑氣，黑氣裏伸出一支爪子，抓着鑼鍋，連帶把七斤拖進潭子裏去；還打起一個炸雷，落了一陣雹子。待到楊師傅搶到潭邊，只抓回七斤腳上一隻草鞋，一個炸雷把他跌倒在污泥地裏。

楊大爹只有這個兒子，今年才十三歲，同走彝方，經過萬水千山，都沒有出過事，不料走到隔家鄉三天路程地方，大白日青天，竟眼睜睜把兒子丟了，一頭氣起，想跳進潭子裏，去同孽龍拚

①龍沒有耳朵，是中國很古就有的傳說。

命；回頭一想：抵得什麼？一時打不出主意，眼呆呆望着奪回的那隻草鞋，就在潭子邊哭起來。哭到日落西山，還守着潭子不走。

這時有位老大媽，走過大路，發現丟下的擔子，木匠傢雜，又聽到哭聲，順着林子找到楊師傅。問知究竟，就勸他回到村子裏，再打主意。楊師傅依勸，就同她回到山頭。這時農民才遭過水災，搭些草棚住在山頭，生活很苦，但仍是很熱情地招呼這位遇難的老人，大家一齊來安慰他。其中有一對童男女，男的叫阿賚，女的叫阿鳳，偎倚着楊師傅，遞水捶背的，份外親熱；看見這對小兒女，楊師傅更是傷心。農民們勸他寬懷，暫且休養兩天，然後派人送他回劍川。

楊師傅水米不沾，一夜不睡；把那隻草鞋看了又看。天剛見亮，他已決意不走，爲民除害，爲子報仇。他手藝高妙，善於雕龍畫鳳；他又讀過「木經」^①，記得好些神咒；他立誓要刻出一條木龍，彩畫起來，使它同真龍一模一樣，然後唸上神咒，替木龍「開光」，使它靈活起來，擇日丟進龍潭，同母豬龍鬥架，直到把這條孽畜打敗爲止。

主意打定，他便不再悲哀。就向人們宣佈這個主意，同大家商置。大家一面憐憫他的遭遇，一面也同情他的決心，自然也相信他的手藝，最後，一致支持他幹活計，大家情願供他吃食，替

①木經：相傳是魯班祖師傳下的關於建築學的經典，實際是口口相傳的建築經驗。劍川民家族木工，自古人材輩出，大匠極多，皆能建造房屋，雕刻佛像，兼能彩畫牆壁。「木經」是父子、師徒單傳的，因此漸漸湮沒了。



他去蒼山頂上砍樹，讓他安心工作，雕刻木龍，報仇除害。

楊師傅同大家一道去蒼山頂上砍樹，親自選了一棵萬年古松，砍倒運回。他自己砍下松樹枝，搭了一座棚子，開始雕刻木龍，從頭到尾的刻下去。阿寶阿鳳幫着他，爲他做飯汲水，遞東西，就像親生兒女一般。農民在田裏活路清閒一點的時候，也常常來看望他。

他在自家人幫助鼓舞之下，望星趕月地做着活計。隨時拿孩子的草鞋在看，隨時彎着指頭數日子，扣定要在今年六月二十四日正午以前刻完。就在那天黃昏時候，投進龍潭，趁母豬龍尚未造反以前，讓木龍把他鬥垮。

活計做到最後幾天，楊師傅不分晝夜趕活，夜裏農民燃起火把，照着楊師傅做活。

有一天，棚子裏忽然來了一個人，這個人附近一帶還沒有見過他，像個閒人樣子，披件黑披氈，矮胖個子，雙手攏着。蹲在火塘邊，冷冷地望着楊師傅做活，半天不出氣。

「大哥，你有什麼事？」楊師傅問了他三遍。

那個閒人模樣的人，也不出氣，只見他有隻手從披氈裏伸出來，把一件什麼東西，遞到楊師傅面前。

楊師傅很覺詫異：「魚？」

「山神大哥，」這下他開腔了。「聽說你手藝高妙，勞煩你把這尾魚救活一下！」說罷，把魚遞給楊師傅。

楊師傅接過來一看：是一尾曬乾了的弓魚，楊師傅把魚攔在鮑花堆上，拱拱手說道：「大哥，我哪有這大的本事！」

「真個不會？」

「真個不會。」

「弓魚咒不活，你還想咒木龍哩！」

那個生人淡淡地唸叨了兩句，也不向人告辭，把手攏回披氈裏，低着頭，走出棚子去了。楊師傅雖沒有看清他臉嘴，覺得這個人是悶着笑聲走出去的。

楊師傅正想追去看問一下，猛聽得背後撥撻一聲，回頭一望：那尾曬乾了的弓魚，竟在鮑花堆裏扳動起來了，彷彿那些鮑花也變成了水藻似的。

楊師傅一頭猛醒，抓起斧子，去砍那尾乾了又活的弓魚，魚却狡猾得很，鑽進鮑花堆裏不見了。

忙亂了半晚時辰，阿寶、阿鳳、村子裏的農民，多少人來幫着找魚，把鮑花一小堆一小堆的抖開，抖了又抖，那尾乾了又活的弓魚，終久沒有找着。

誰都知道這是誰幹的鬼事！

①山神：凡是能掌握「木經」的匠師，就成爲上匠領班，主持建築設計構圖，尊稱之爲「山神」，言其能支配山林命運。

楊師傅是有辦法的，他在棚子周圍撒了米城^①。阿寶和阿鳳輪流守望，然而這以後却不再出什麼事了，也再沒有什麼生人來了。顯然，母猪龍只是跑來把仇人嘲笑一番，嘲笑過後，跑回去潭子底睡大覺了。

很快就是六月二十四正午，楊師傅的木龍雕成了，陳列在曠場上。因為仇人母猪龍是黑的，楊師傅就把白土塗上木龍，渾身是亮銀一般。等會打起架來，也好識別。農民圍着楊師傅，向他道喜，同他一道給木龍「開光」，龍角上掛着紅綵，紅白相間，十分彩燦。到了午時三刻，口中唸著神咒，默默禱告，祈求魯班祖師保佑自己戰勝敵人！

太陽剛落，到處點起火把，人們唱着民家調，敲鑼打鼓，擡起木龍，從山上下來，楊師傅高擎火把，阿寶阿鳳左右伺候，走在頂前面。來到母猪龍潭邊，楊師傅叫大家把火把插在潭子周圍，然後把木龍從頭到尾送進潭子裏去。

儀式完畢，楊師傅領着人們，騎上牲口，飛跑上山，因為這裏就要變成戰場了。

人們還未上山，潭子裏升起了一陣炸雷，兩朵雲湧上半空，一白一黑，白的在先，黑的在後，捲上半天雲裏去；接着狂風暴雨，洪水滔天，兩條龍就在半空中鬥起架來了。

①米城：過去人們以米、鹽、鐵、糖、茶五種日用品為「五寶」，其中以米為首，凡遇山行野宿，把米圍着住所撒上一道圓圈，說是可避邪魔虎豹的侵襲，一切與人為敵的東西，誰也不敢進入「米

楊師傅同人們在山頭望着。

兩條龍在半空中打鬥，從上關打到下關，從北到南，海水壁立，山鳴谷應。白龍身材靈便，夭矯穿雲；烏龍身體笨重，常居下風。

人們同楊師傅在山頭望着，大雨淋身，也毫不感覺，只是爲自家白龍吶喊助威。

兩條龍又自南到北，從下關打到上關。白龍究竟身小力弱，漸漸氣力不加，但不甘示弱，還是且退且鬥。後來，烏龍噴出黑霧，罩滿白龍。只看見烏天黑地中，不時露出白龍的一鱗一爪。

楊師傅同人們在山頭盯着，非常着急。楊師傅一再祈求魯班祖師保佑，爲白龍助威。大家敲鑼打鼓，大家都很緊張。

終於白龍不能取勝，兜轉尾巴，向蒼山頂上退却，同時落下一片片的銀鱗。烏龍哪肯放鬆，連忙迎頭趕上。最後，白龍全身，被烏龍擊成幾段，墜落山頭，山頭鋪滿一片白，像下雪一般。烏雲蓋滿天地，滿眼一片洪水。

白龍雖然鬥敗，大家信心已是提高；楊師傅更爲堅決，他用斧子往北劃了一道線，表示他不戰勝母豬龍，永不跨過這條界限，回家鄉。他要獨自上蒼山伐木，再刻一條木龍，與母豬龍決鬥。人們不許他一個人去，死活大家一起，要砍樹，大家一道去砍；要雕龍，大家照舊供他吃食；只等明年六月二十四，再同孽龍決鬥。

這時，人民生活更苦了。昨天夜裏的暴風雨，已將山頭草棚沖去，種的莊稼，也被山洪掃

光。壩子裏一片洪水，與洱海聯成一片，只望見一些樹尖，露出水面。農民更加氣憤，他們片刻不停，當天就動身上山伐木，只留着阿寶阿鳳看守。

楊師傅身旁，還留着那隻七斤遺留的草鞋，一路走一路看，一心想着兒子，一心再刻木龍，爲民除害，爲子報仇。

天亮了，半路上遇到一位鐵匠趙師傅，也是長走彝方的老朋友。問起究竟，知道一切，他願意幫助楊師傅。同時他建議：先前白龍失敗，是由於沒有裝上鐵甲、鐵牙、鐵爪，因此不能取勝。他願助一臂之力，替木龍裝甲。當下，楊師傅才恍然大悟，先前報仇心切，竟失於考慮，白費一場功夫；既蒙老朋友提醒，就該照辦，只是出門在外，兩手空空，人們才遭災難，有心無力，這許多斤生鐵，哪裏去討呢？還有做活的師傅，一個人不夠呀！

趙師傅說，他願去洱源鳳羽山找鑛工，開挖生鐵，送到這裏；他願去鶴慶找鐵匠弟兄，共同來大理幫助落難的白子白女^①；他還願去劍川，趕請木匠弟兄，幫助雕刻木龍。但楊師傅謝絕了最後一樁幫助，他定要獨自完成雕龍活計。

「大哥，你放心！」

當下，鐵匠趙師傅說了這麼一句，頭也不回，朝北去了。人們同楊師傅各自上山伐木。

^①白子白女：民家族原名白子族，相傳乃古代白王後裔，色尙白，互相稱爲「白子白女」，理猶如此。

民家族是後起的名稱。

且說，阿寶阿鳳兩個小孩，在後方看守。等到天晴，他倆就在山頭檢拾材料，重新搭蓋楊師傳住的草棚，一天儘夠忙哩。至於飲食，倒也不愁，遍地是魚蝦，儘夠吃的。他倆還用木頭掣地，撒些晚菁，等候大家轉回。

忽有一天，有個老大媽從這裏路過，是個劍川那邊的口音，起初以為她是去趕大理街的。哪知她却是來找楊師傳。兩個小孩趕忙問她有啥事？她說她是楊師傳的嫂嫂，聽說兄弟在這裏難覓報仇，她特意送來一口袋乾糧，一把祖傳的鋼斧，幫助弟弟幹活；既然弟弟不在，她把東西攔在這兒，先去趕轉大理街，回頭又來找他。說過，她就走了，臨行，她還遞給兩個小孩兩個劍川出的柑子梨，又香又甜的。

兩個小孩把那一口袋乾糧，和一把斧頭，藏在棚子裏，用草蓋起；梨也沒動，埋在灰裏，等楊師傳回來，一齊交給他。各自繼續幹活。

過了兩天，伐木的人回來了。他們又找到一棵古松，砍倒運回，作爲雕刻木龍之用；另外還砍了不少材料，準備重新建造房屋。大家苦了個把月，苦得皮開肉裂，還是興頭很高。

楊師傳回到草棚，阿寶阿鳳趕忙把乾糧口袋，斧頭，還有那兩個柑子梨，一齊交給他，並告訴來歷。

楊師傳詫異得很：「我家沒有個大嫂嘛！」

兩個小孩，又趕忙敘述那位大媽，是怎樣的打扮，口音，相貌，還揸着一隻劍川腹背龜。

楊師傅驚疑不定，只是搖頭。又看見那把斧頭，真是厚背薄口，結實好用，正在擡起來端詳，斧柄忽然在手裏溜動起來。說時遲，那時快，斧柄立刻轉彎過來，纏住楊師傅的臂膊，斧頭也變成了蛇頭，張開血口，吐出毒舌，直向楊師傅胸口戮來。

兩個小孩駭叫起來，無法幫助楊師傅。

楊師傅一看斧頭變成「背竹標」蛇，不慌不忙，用左手緊掐着毒蛇七寸，蛇就不會動了。楊師傅既從右臂上拉下毒蛇，使力在空中抖着牠，抖得牠全身骨節鬆斷，軟坍塌地，眼看不能活了，然後把蛇丟進火塘裏燒着，燒得吱吱地直響。

兩個小孩駭醒過來，忙去打開麻布口袋，楊師傅還怕出事，趕忙去制止，這回倒也平安，但是打開一看，氣得楊師傅臉都綠了。

原來袋裏裝的盡是些碎木塊，就是前回雕的木龍身上的鱗甲，爪子，骨節……

兩個柑子梨也變了，原來是兩顆天南星，吃下去就會麻死人的。

原來母猪能再施毒計，想來謀害楊師傅和兩個小孩的性命；即使毒計不逞，牠也要用碎屍萬段的木龍殘骸，氣死雕刻木龍的老工匠。人世間還有比這傷心的事麼？眼看著自己的心血，被糟蹋成這樣破碎，先前它還是一條活龍活現的神物哩！

兩個小孩互相埋怨，說是自不小心，幾乎連累了楊大爹，楊師傅却不在意了，拾起火鉗，爽性把兩個「天南星」也夾起，送進火裏燒化。然後拍拍兩個孩子肩膀，說道：「兵驕必敗！不要

哭了。」

一月之後，人們已在蒼山上蓋起了新草房，在山頭開荒，種上蔓菁，晚蕎，抵抗饑荒。楊師傅在重新雕刻木龍，趙師傅同鐵匠弟兄們，鼓鑄生鐵，打造鐵甲鐵牙鐵爪，人多力大，工作很是熱鬧緊張。

這時，阿寶幫助着趙師傅，在學鐵匠手藝，阿鳳幫助楊師傅，雕刻木龍，學幹木活。不久，兩個小孩大有進步，阿鳳雕出了一條小小木龍；阿寶打好許多鐵甲鐵牙鐵爪，替小木龍裝上。這條小小的木龍，首先裝好，真是活龍活現，楊師傅和趙師傅看了，十分高興，拿來供在工作棚裏。他們正式收這對小孩做徒弟，人們也來慶祝這番大喜事。

大家吃了些青菜、蔓菁、弓魚、泥鰍，喝下兩口青麥雜酒，唱着民家調，彈起月琴三絃，高談闊論，正在高興。這時一個老和尚，白髮蒼蒼，披着襤褸，搖着鐵鼓，牽着一隻黑狗，來到工作棚外面，乞討着東西。古時，民家人民都是信佛的，見了佛徒，定要佈施，趕忙招呼他進來坐下，盛酒佈菜給吃。楊師傅也已半醉，話也說不清楚了，他看見天色已晚，又下着細雨，就讓老和尚在棚子裏過夜。

哪知到了半夜，這個和尚趁衆人睡熟，悄悄起來，從臺子上抓起小木龍，扯成幾段；就火塘上點起鉋花，燒着木棚；那隻黑狗，奔向睡着的楊師傅，正要咬他喉嚨；幸得阿寶醒來，抓起鐵鎚，敲破黑狗腦殼；阿鳳也從火光裏驚醒，用斧子去砍和尚。和尚逃走得快，只砍下一隻手指，

被他掙脫，捲起一陣狂風，揭開棚頂，駕着黑雲，滾滾而去。

等到人們齊來救護，和尚黑狗一齊不見，地下留得幾段扯毀的木龍，和一隻母豬龍的腳爪，一地的冰雹，都還沒有化哩。

從此大家小心的意，日夜巡守，母豬龍却不再來騷擾，大約是養傷去了。

第二年六月二十四正午，木龍又雕成了，而且渾身裝甲，不比往常，白晃晃，亮晶晶，真是燦銀一般的身段。雄赳赳地擺在廣場上，好不威風。大龍身邊，圍着八條小龍，這八條小龍，是阿寶阿鳳合作的手藝。大家一齊來看楊師傅，怎樣替大龍小龍「開光」。

到了將近黃昏，到處點起火把，唱着歌，敲鑼打鼓，擡起九條銀龍，從蒼山下來，楊師傅同趙師傅、阿寶、阿鳳和那些鐵匠師傅們，走在前面。來到母豬龍潭邊，把火把插在潭子周圍，楊師傅又唸起神咒，然後把那九條銀龍從頭至尾送進潭子裏去。

儀式完畢，楊師傅領着人們，騎起牲口，飛跑上山，大家已知道，這裏不久就要變成戰場了。

人們還未上山，潭子裏升起了一陣炸雷，一朵烏雲湧上半空，九朵白雲，隨後緊追上來。接着狂風暴雨，浪濤滾滾，同洱海聯成一氣，分不清是河是海，是天是地。九條白龍，一大八小，圍着一條烏龍鬥起架了。

十條龍在空中打鬥，從西邊的蒼山打到東方的洱海，山鳴谷應，海浪壁立，九條白龍在烏雲

裏穿出穿進，看得人的眼睛都花了。

楊師傅趙師傅同大家在山頭望着，敲鑼打鼓，吶喊助威。大雨淋身，他們也不顧，紫紅的閃電，照着他們古銅色的身形，像神一樣。

十條龍從兩方的下關打到北方的上關，一百二十里的天空，成爲戰場，攪得天上又黑又白。烏龍雖是力大身粗，被九條龍纏繞，使不出力氣，逐漸筋疲力盡，在半空掙扎着，一塊塊烏黑的鱗甲，有簸箕大小，從空中掉落下來，沉重地墜進洱海裏去。但牠仍不屈服，擺動巨尾，有吊桶粗細，想把小白龍打下海去。

楊師傅同趙師傅和人們看見自己的白龍，已經漸漸得手，大爲振奮，他們揮着斧頭、鋸子、鐵鎚、鋤頭、鐮刀、槌枷，向空中吶喊示威。大雨繼續傾倒，海嘯山鳴。

等到九條白龍追趕着烏龍，從北邊轉回，烏龍的頭，已經漸漸往下插，一片白雲，罩滿天空，烏雲像一牀小鋪的氈子，逐漸被壓向海面；天野被劃成兩半，上白下黑，十分明朗。不久，烏雲掉進海裏去了。

雨止，白雲佈滿大地，天空湧現一片明月，海水如鏡。但見七斤騎着那條大白龍，引着八條小白龍，向西飛行，漸漸來到面前。楊師傅同人們正擡頭叫噪，九條白龍飛向潭子，響起九下炸雷，劈開密不透風的林子，進入潭子深處去了。

據說：從此，母豬龍潭就變成了白龍潭了。潭子周圍的樹木既經震開，陽光透入，潭水清澈



見底；不再是綠森森的了。白龍性情像 家人一樣，和善、正直、喜愛勞動，任隨小孩到潭子裏洗腳，牠也不會見怪。（當然也沒有人肯去洗腳的。）牠還分出一大股活水，有五車多，供應面前那大片田地。大路也移到龍潭面前了，趕街走路的，喜愛這裏清涼，常要到潭子面前坐一會，吃口涼水才走。人們爲紀念楊師傅和白龍，蓋了一座白龍廟，中間塑的就是楊師傅，兩旁站立伺候的童子，就是阿寶阿鳳，大殿匾頭上盤的就是大白龍，柱子上盤的就是八條小龍，人們也並不忘記趙師傅，白龍廟耳房裏供的就是他，他手裏還捏着把錘子哩。

那條母猪龍呢？據說：母猪龍被鎮壓在洱海底下了，每年六月二十四晚上，牠都想造反，只是這裏遍山遍野點起火把，牠以爲民家人又在連夜雕刻木龍，牠就不敢造反了。

崇人拋鼎尋不死藥^①

從前有一個年輕的小夥子，他的名字叫崇人拋鼎。

有一天，他到遙遠的親戚家裏去做客，來回就花去了三天的工夫。這次出門，崇人拋鼎遭到了一件最不幸的事：自他走後，崇人拋鼎的年老的父母，突然都得了急病，一齊死去了。

在他離開家第三天的時候，因爲一心掛念着留在家裏的父母，就急忙趕回家來。他一跨進家門，喊了聲爸爸，爸爸沒有答應，又喊了聲媽媽，媽媽也沒有答應。崇人拋鼎心裏很納悶，他跑進父母的臥室裏一看，父母倆早已經是兩具殭屍了。崇人拋鼎悲痛地昏倒在臥室裏，許久才甦醒過來。但是任憑他怎樣哭死哭活，到底有什麼用呢？

崇人拋鼎的老父老母都死了，這對崇人拋鼎來說，簡直是一百個不忍，一千個不忍。他想着無論怎樣忍飢受凍，怎樣遭受痛苦和危險，總要想盡一切辦法，救活父母。

他會聽到過有人這麼說過：在遙遠遙遠的地方，靈山頭上長着一叢延壽草，靈山腳下也有一口盛滿回生水的甘泉。如果死了的人喝一滴那個甘泉裏的水，就會甦醒過來；如果讓人們吃一點

①崇人拋鼎尋不死藥這是一個納西人中最流行的神話傳說，因此東巴巫師把它列在象形文字經典裏頭。

延壽草的果果，就會永遠年青，長生不死。

崇人拋鼎正在憂愁的時候，一想起這些話給了他很大的安慰。於是他決心要找延壽草和回生水來救活他的父母，他就丟下了父母的屍首，眼眶盛滿了淚水，穿上一雙結實的草鞋，騎了一匹栗色粉嘴的駿馬^①，向遙遠的西天^②出發了。

崇人拋鼎朝着遙遠的西天走。他從無量河的東邊出發，橫渡河水，以後又走過了低濕的潮地，走過了矗立的高山，從早上走到晚上，從日出走到日落。雖然一路困難很多，危險重重，但是他能逢山開路，遇水搭橋，高山大水都阻擋不住他的去路。崇人拋鼎越過了勒欽思普^③的低地，也爬過了河茂尼玖的高坡，來到遙遠的冒米巴羅山附近。這座山是巍峨的大山，他有一零八個小支脈。這座山上長着延壽草，山下便是盛着回生水的甘泉。但是崇人拋鼎不知道什麼樣的草叫延壽草，也不懂得什麼樣的水是回生水。

崇人拋鼎走到河茂尼玖坡的時候，已經到了黃昏，黑幕漸漸籠罩了大地，他當天晚上就歇宿在河茂尼玖坡下了。

①「栗色粉嘴的馬」：是納西人最喜愛的好馬，因此作者把栗色粉嘴的馬譯作栗色粉嘴的駿馬。

②西天是主要指納西族人理想中的仙境，跟信佛教的人稱印度為西天差不多。

③勒欽思普本來是一個魔王的名字，這裏主要是指這個魔王所管轄的地方而言，神話裏說：一般的人是沒有辦法通過這個地方的。

第二天早晨，他很早就被飛禽走獸的嗚叫聲鬧醒了。他睜開眼，擡頭向四周圍望，只見山花怒放，百鳥爭鳴，鹿躍也在那兒跳躍着。在這渺無人煙的高山深谷裏，他雖然獨個兒靜聽着大自然的樂聲，並沒有感到絲毫寂寞，但是也沒有忘掉內心的憂傷。崇人拋鼎左右思量，正要繼續往前尋找的時候，忽然望見一隻肥胖的白鹿從山坡的林蔭處跑下來。崇人拋鼎一看見這隻白鹿，感到很詫異。他又驚喜地自言自語說：「這回我要是打中了這隻白鹿，我一定能找到延壽草和回生水，萬一打不中，我將永遠沒法找到延壽草和回生水了。」說罷，聰明的崇人拋鼎趕忙拉弓搭箭，對準白鹿的胸脯射了一箭，不偏不倚，正巧射在白鹿的胸口上。白鹿受了重傷，拚命的掙扎了幾下，立刻就不能動彈了。白鹿被射死在山坡上，崇人拋鼎拔出鋒利的快刀，正在剖開鹿腑的時候，在白鹿的心窩裏突然出現了一個指頭大的小怪物。崇人拋鼎疑心這小鹿是妖怪的化身，以為這是大難將要來到的徵兆，他想立刻殺掉他，但是他剛這麼一想，連刀子都還來不及揮起來，小怪物就對崇人拋鼎告誡說：

「崇人拋鼎呀！你該知道對小豬不能用屠刀，對老風不能用矛箭，對小孩不能用鞭子。現在我誠懇的奉勸你，我是小神仙，不是什麼妖怪，你可不能對我無禮，你要知道，將來我還會幫你做些好事情呢！」

崇人拋鼎聽了這話，他對小怪物肅然起敬起來，將他用雙手捧到一棵大樹下供起來，尊稱他為「拉依明汝古普」①。



第二天早晨，崇人拋鼎自言自語地說：「我昨夜作了三場好夢，每次夢都夢見昏到了晶瑩瑩的回生水，搞到了綠油油的延壽草。」

到第三天的早晨，崇人拋鼎又繼續往前走。他走了又走，走過了低地，又爬過了高山；從早走到晚，從日出走到日落。當他來到統鳥都知鬧的時候，碰上了年輕的小夥子色金白榮^②。色金白榮碰見了崇人拋鼎便忙着開腔說：

「崇人拋鼎，你想上哪兒去？」

崇人拋鼎回答說：「色金白榮呀！你從哪兒來的？我想上西天去找長生不死的藥呀！但我不知道西天離這裏還有多少里路哩！」

色金白榮很直率地說：「崇人拋鼎呀！西天可快到了，我很耽心你分辨不清什麼樣的草是延壽草，什麼樣的草是毒草；什麼樣的水是回生水，什麼樣的水是毒水？想你也未必知道！你想，那還怎麼去尋找長生不死藥呢？」

崇人拋鼎想了想，回答說：「是呀！我不僅不懂得什麼樣的草是延壽草，什麼樣的草是毒草，也分辨不來什麼樣的水是回生水，什麼樣的水才是毒水。色金白榮啊！你還轉回去幫幫我的忙吧！」

① 拉依明汝古普是納西人對神仙的尊稱。

② 色金白榮是人名。

色金白榮回答道：「好漢不走回頭路，好馬不吃回頭草，我已經不便再和你一路打回頭脚了。」

崇人拋鼎聽了這話，心裏非常納悶，更感到自己的孤苦無助。他看着色金白榮不肯幫他的忙，只得獨個兒往前走。他走了一山又一山，走了一河又一河，好容易才來到了西天地方。當他剛剛走入兩山之間的峽谷區的時候，就在矗立着的山坡上發現了一隻又肥又胖的白鹿。白鹿的頭上長着樹極似的長角，從坡頭邊走邊啃地走下來了。崇人拋鼎目不轉睛地死盯着白鹿。他對這隻白鹿的一舉一動都看得非常清楚。他看見白鹿啃到了毒草的時候，藥性發作，立刻就在草地上亂滾；當白鹿又啃到一口延壽草的時候，牠就立刻又恢復了元氣，邊跳邊躍的又朝着山頭跑去了。崇人拋鼎從此知道了開黃花的是延壽草，開紫花的是毒草，他於是摘到了一束延壽草。

崇人拋鼎摘到了延壽草以後，心裏感到分外高興。當天晚上，他便就地住宿下來。到了第二天早晨，他在坡頭又發現了一隻長着獠牙的公野豬，氣勢洶洶地跑下山來了。崇人拋鼎看見了公野豬，心裏非常恐懼，目不轉睛地注視着牠。他看見公野豬在黑灰色的毒泉裏喝了一口毒水，立刻昏倒在地，亂滾起來；當野豬滾到甘泉那邊，又喝了一口回生水以後，牠立刻又恢復了元氣，飛躍似的跑回坡頭去了。崇人拋鼎從此就認識了什麼樣的水是毒水，什麼樣的水是回生水。他於是用一隻牦牛角舀了一瓶回生水。

崇人拋鼎將牦牛角掛在身上，把延壽草帶在身邊，騎上了他的栗色的駿馬，越過高山，走過

深谷，走過青草地，快馬加鞭，拚命的趕程回來。

第二天早晨，這件事就被勒欽思普發覺了。勒欽思普非常生氣，便趕緊騎上一口又肥又大的黑野豬，趕到拉依明汝古普那兒去告狀。拉依明汝古普早已知道了勒欽思普的來意，故意裝着不知道的樣子向勒欽思普說：

「勒欽思普啊！你上哪兒去？」

勒欽思普回答說：「我那兒的延壽草叫崇人拋鼎盜走了，我那兒的回生水也叫崇人拋鼎管走了，我特來追趕他呢！」

拉依明汝古普說：「崇人拋鼎昨天天剛亮的時候，就騎着一匹栗色駿馬溜走了。勒欽思普呀！你怎麼今天才來呵！論起能幹，你也算是能幹了，可是你還比不上崇人拋鼎能幹呀！你騎的馬兒也跑的很快，可是你的馬也比不上崇人拋鼎騎的馬快呀！你的刀兒快，可是也比不上崇人拋鼎用的刀兒快呀！他走的時候，還一路上釘上了成千上萬的木樁子；他還用乾馬糞球沿途都燒着成千上萬的煙火堆；他還手揮利劍，把乾透了的牦牛角砍作兩段；他還拉弓搭箭，射穿了巖頭就走了。勒欽思普呵！你休想追上崇人拋鼎啦！」

勒欽思普聽到這話，心都氣炸了，他不管三七二十一，就亂玩起魔術來了。他立刻從他的魔嘴裏吐出一股白旋風和黑旋風，地上便颳起了一陣大風暴，遍地塵土飛揚，相距三尺的地方也看不清楚了。崇人拋鼎看到勒欽思普的來勢兇猛，他就連忙跑到繞鳥都知閣去避難。但是崇人拋鼎

逃走的時候，情緒緊張，心思太亂，他從馬上摔了一個大筋斗，很久才爬起來。牦牛角裏的回生水也都灑了出來。回生水灑遍了山和谷，灑遍了天和地，幾乎灑得到處都是。回生水灑到天空，天空就佈滿了星星；灑到地上，地上就長滿了青草；灑到太陽上，太陽出來暖烘烘；灑到月亮上，月亮出來亮堂堂；灑到山上，山上長滿了青松和翠柏；灑到河谷裏，水就流遍了河谷；灑到險神和陽神交界地的梅花嶺上，嶺上的梅花從此就一年開兩次了；灑到山巖間，巖間的蜂窩就越來越多；灑在西湖裏，西湖裏的魚兒也越來越繁衍起來。

崇人拋鼎爲了尋找長生不死的藥，忍飢受凍，經歷了千山萬水，克服了一切險阻和困難，終於尋到了延壽草和回生水。雖然長生不死的藥並沒有能把崇人拋鼎的父母救活，但是由於他渡過了一切險阻，克服了一切困難，尋到了延壽草和回生水，從此地上就長滿了青蔥蔥的草和木；山間林下變成了飛禽走獸的跳舞場；人間開遍了美麗的花朵，結起了纍纍的果實。整個的大地，變得更加美好，更加可愛，更加幸福了。

水 珠

在雲南南部的邊疆，有個黑底壩，住在附近一帶的傣族人，一提起黑底壩，沒有不稱讚這個地方的富饒的。大家都說：黑底壩是茫茫羣山中的一顆明珠，方圓千里以內的穀倉。

黑底壩平輪在開滿野花的山巒間；壩上遍佈着傣族人居住的木屋；寨子的周圍，是稠密的蒼松翠柏、嫩綠的竹林，還有高大的椶櫚樹和香蕉樹。巖剛河把壩子切成兩半，這條從壩子東面的巖剛山上傾瀉下來的流水，灌溉着沿河的肥沃的黑土。黑底壩的南北兩面有雄偉的高山包圍着，中間只隔兩三里寬；東西有十多里長，形成一個木槽形，因此當地人除了管它叫壩子以外，也管它叫槽子。槽子上氣候酷熱，十冬臘月山頭上的人冷得穿棉衣，而槽子上穿單衣還嫌熱。因為這裏有水，氣候又熱，所以物產豐富，莊稼長得特別好。

爲什麼黑底壩會這樣熱，爲什麼又從巖剛山上流下水來？傣族人傳說着一個美麗的故事。

很多年以前，在一個秋收的夜晚，滿天星斗，涼風徐徐地吹着。木樓上燃亮了明子，老年人坐在暖烘烘的火塘①旁，盤算着秋收後買些什麼；孩子們在場上的穀堆中捉迷藏；小夥子和姑娘

①火塘，用石塊砌成的坑，裏面燒火，上置「三腳」，用以煮飯。

們，躲到寨子外遠遠的樹林裏談情說愛。

月亮偏西的時候，孩子們回到木樓上以後已經疲倦地睡在溫暖的火塘旁邊了，樹林裏小夥子和姑娘們的歌聲和笑聲也漸漸消失了，忽然一顆火紅的流星從天空中落了下來，越落越快，越落越大，眨眼工夫已經落到壩子的上空，轟地一聲爆炸了，震得天崩地裂，驚醒了睡夢裏的人們。只見壩子上閃耀着閃電一樣的亮光，照得木屋通紅，火星子到處飛濺，木屋呼呼地燒着了，穀堆、森林跟着也都燃燒起來。寨子裏人喊馬叫，哭聲震天，還有房屋的坍塌聲，烈火燃燒的爆炸聲，亂成一片。寨子裏沒有一個人能逃出這個巨大的災難；火像一個展開了的大火網，把寨子密密實實地網住了。整個寨子都毀滅在烈火裏了。這時，只剩下三四對年青的情人，他們貪戀着在野外談心，忘記了回家，慌倖逃出了這場火災。他們連忙爬上了壩子左面的石山頂，一直等到天明，火也沒有熄；等到天黑，火還沒有熄；等得兩天過去了，熊熊的大火照舊濃煙滾滾地燃燒着，從壩子那兒不斷吹來灼熱的火煙。他們只得逃到四十里以外的亂石山上，在那兒重新建立家園。他們結了婚，生兒養女，日子過得非常貧困。日子一天天地過去了，不知過了多少年，壩子上的烈火一直還燃燒着。火燄捲走了周圍的綠色，到處寸草不生，土地變成了焦土。

有一年，亂石山上的寨子裏又遭了旱災，八九個月沒有落一滴雨，塘子裏的水都乾了，地上裂的縫兒有一指寬，樹木乾了梢，莊稼焉了葉，連耐旱的洋芋也都乾死在地裏了。

寨子裏有個名叫藥剛的小夥子，身強力壯，勇敢機智。他有一個年老的媽媽，還有一個剛訂

了婚的未婚妻，名叫洛英。洛英是隔壁陸大叔的女兒；他們兩家和陸相處，來往很親密。

有一天，小夥子巖剛，一清早就用他的一條金竹扁擔挑着一副帶蓋的大桶，到七十里以外的地。去挑水。他的這根金竹扁擔，又堅實，又有彈性，挑幾百斤東西也折不斷；樣子跟鍍上一層金似的，閃閃發光，中間還點綴着褐色的朵朵斑紋。只要他一出門，就把它帶在身邊。

巖剛擔着水，沿途看見地裏的莊稼都乾枯了。他抓起一把泥土捏了捏，一點黏性也沒有了，揉在手心裏是一攤粉末。他心裏焦愁起來：這樣下去，冬天吃什麼呀？

巖剛走到寨子的坡前的時候，天已經大黑了，忽然聽到洛英在坡上同他打招呼：

「阿哥，水挑來了嗎？」

巖剛方才心裏的那股悶氣早散了，連忙答應：

「挑來了，洛英！」

巖剛擔着水，洛英跟在後面，他們一塊兒回到家裏。這時候，陸大叔正在巖剛家裏和阿媽講話，看見巖剛回來了，他們就迎了出來。巖剛放下水桶，取了兩把葫蘆瓢，滿滿舀了兩瓢水，遞給阿媽和陸大叔每人一瓢。水很混濁，兩位老人一接過水來，却像喝蜜汁一樣，吱啞地喝了一頓。嘴裏還不住地叫着：「渴死啦，渴死啦！」

洛英幫着阿媽把水提進屋裏，去做山茅野菜飯。巖剛對陸大叔講起剛才看見田野的莊稼曬焦的事兒，他說：

「大叔，咱們離開這兒，到一個有吃有穿的地方去吧！」

陸大叔歎口氣說：

「槽子那裏就是一個有吃有穿的地方！」

巖剛聽了很驚奇地說：

「大叔，你熱昏了吧？那是一個火坑，怎麼能住人？連石頭也要燒成灰的。」

陸大叔就把壩子從前怎樣讓天火燒掉的事，一五一十地講給巖剛聽。又告訴他，那一年，寨子裏來了一個敲大鼓的老摩公（巫師），老摩公對寨子裏的人說：在壩子東面很遠的地方有座水源山，在水源山有個水源塘，水源塘裏有顆水珠，要能把那顆水珠取來，就可以撲滅槽子上的天火；可是在水源塘那兒有一隻兇惡的大金蜘蛛，扯下了一個大網，把塘口密密地封住了，誰也進不去。要想進去取水珠，就得先到壩子西面很遠的鮮花山上，把老蜂王肚子裏的金刺取出來，用金刺把金蜘蛛刺死才行。老摩公說了這個方法後，寨子裏曾經有兩個小夥子跑去尋水珠，但是兩人什麼也沒有找到就都死去了：一個死在半路上，一個是到家以後才死的。

陸大叔說完，巖剛就說：

「我去！」

阿媽和洛英聽見巖剛說要去尋水珠，都吃了一驚，阿媽流着淚說：

「去不得啊！你沒聽說去的人都死了嗎？」



巖剛說：

「不去我們也要餓死的，你看咱們現在吃的是什麼呀？再過幾天，草根樹葉也要吃光；萬一我要把水珠找來，以後的日子就好過了。」

陸大叔見巖剛到水源塘尋找水珠的心很堅決，倒暗暗稱讚這小夥子勇敢有為，叫他不要記掛阿媽，還再三叮嚀：取水珠的時候，要多加小心。

阿媽和洛英再沒有說什麼，兩人只是嗚咽痛哭。

巖剛要取水珠的消息，轟動了全寨子。第二天早晨，寨子裏的人都來送行。大家用蕎麥麪烙成餅子，送給他作乾糧。洛英也把他倆在一塊割蜂蜜的時候存下的蜂蛹，炒得又香又脆，放在巖剛的衣袋裏。

太陽快昇起來的時候，巖剛擔着他的金竹扁擔，辭別了阿媽、陸大叔、洛英和鄉親們，向西邊老遠老遠的鮮花山走去了。

巖剛不分晝夜地一直往西走，不知踰過了多少大河小河，爬過了多少崇山峻嶺，餓了就採野果子吃，渴了就喝山澗裏的水，走得腰痠背痛，兩腿擺起來有千斤重；但是他並沒有灰心，還是一心一意要去取水珠。有一天，他終於來到一座高聳入雲的山峯底下，山腰裏飄盪着朵朵白雲，微風吹過，一陣陣飄來花草的香味，他想這一定是鮮花山了。於是就抓住一些藤條、枯枝往山峯上爬，爬了整整三天三夜，才到了山頂上。他站在山峯上向四下一看，附近不遠有一座山，在蔚

藍的天空下，到處長滿了奇花異草——那就是鮮花山。他高興極了，就又往鮮花山那邊走。但是沒有跑到一半路，覺得臉上熱辣辣的一陣疼痛，原來是三隻野蜂從那邊飛來，狠狠叮了他幾口。他揮起金竹扁擔趕跑了野蜂，又往前走，走着走着，看到前面的鮮花山上，密密麻麻地飛滿了野蜂，把一些花草都遮住了。他的心裏馬上冷了半截：這樣多的野蜂，誰還能進鮮花山取蜂王的金刺呀？他便坐下來，尋思着怎樣才能把這羣惡蜂趕跑，但總也想不出一個妥當辦法。他的手伸進了口袋，忽然發現口袋的犄角上，有一顆吃剩下的蜂蛹。他掏出蜂蛹一看，就跟看見洛英一樣，馬上增加了他的取水珠的勇氣。他想起了前年和洛英一塊兒到深山去割蜜的時候，曾經用煙火把蜜蜂薰跑；他有了取蜂王金刺的辦法。他剛要起身往前走時，又愣住了。他想：像這樣大的一座鮮花山，除了看見有樑枝葉茂盛的龍樹①以外，再也看不到一棵樹或一苗茅草，憑我一個人的力量，怎樣尋到那麼多的柴火來薰野蜂呢？正在沒辦法的時候，他聽到「撲啦，撲啦！」一陣拍翅膀的聲音，接着是烏鴉的驚叫聲。他擡頭一看，一隻兇悍的老鷹從烏鴉巢裏攫了一隻小烏鴉，正在向前飛去，老烏鴉不顧一切地在後面追。鷹剛拿起金竹扁擔，對準老鷹擲了出去，立時打中了老鷹的腦袋；老鷹一鬆爪，小烏鴉飛走了，老鷹也從「天空」跌落下來。

老烏鴉圍着巖剛「啊，啊！」地叫了一陣，就開口說話了：

「小夥子，謝謝你，謝謝你，多虧你搭救了我的孩子！」

①龍樹，即神樹。

巖剛心煩的很，沒有應聲，低着頭想自己的事情，烏鴉又說：

「小夥子，你有什麼困難的事情嗎？爲什麼不說話呢？你有困難就說吧，我幫助你！」

巖剛見老烏鴉很誠懇，就把他尋水珠遇到困難的事從頭到尾對老烏鴉講了一遍。

老烏鴉哈哈地笑了，說：

「這不難，管保不到一頓飯的工夫，鮮花山上堆滿乾柴。」

烏鴉說完，在天空打了一個盤旋，「啊，啊」地叫了一陣，不一會從四面八方漫山遍野地飛來了許多烏鴉；老烏鴉又叫了幾聲，那些烏鴉就又紛紛向四處飛去，有的折枯枝，有的銜茅草，眼看着黑壓壓的烏鴉羣，一批一批地飛往鮮花山，頃刻間，鮮花山上便堆滿了柴火。

巖剛高興極了，但是馬上又發起愁來：有了柴火到哪兒去尋火來點着這些柴火呢？在家鄉，一年四季火塘裏都埋着火種，要用時用力一吹，火就燃了，這裏哪裏有火塘呢？他忽然想起有一次，他在山裏追趕一隻大灰狼，舉起金竹扁擔狠狠一打，不料金竹扁擔落空了，打在一塊大青石上，碰得火星子四下亂濺，燃着了周圍的乾柴。他於是又撿起一塊石頭來取火。他先燃着了一把細乾樹枝，飛快地奔到鮮花山，把乾柴堆燃着了。

鮮花山上冒起了滾滾的濃煙，火燄照紅了半個天。野蜂有的被烈火燒死，有的逃得無影無蹤。巖剛直奔到龍樹底下，只見一個蜂窩掛在樹上，他瞄準了蜂窩就是一金竹扁擔。蜂窩打破了，老蜂王驚慌慌地從巢裏飛出來，趁着風勢飛得不見了。巖剛的全部心血落了空。他急得縮

胸跺脚，眼前直冒金星。他這時又聽見「啊，啊！」地叫了兩聲，定睛一看，老烏鴉銜着像麻雀大的一隻老蜂王站在他的身旁。他趕快從烏鴉嘴裏把老蜂王接過來，剝開蜂王肥胖的肚皮，一根亮閃閃的金刺露了出來。

巖剛小心地把金刺揣在懷裏，又返回頭往東邊走，走呀走呀，走得不知月亮圓了幾次，缺了幾回，好容易才走到水源山。這座山上有一片古老的大森林，林中陰森荒涼，毒蛇猛獸經常出沒，遍地長滿了荆棘和綠茵茵的青苔。

巖剛爲了讓僕族人不受凍挨餓，一心要尋找水珠。他揮舞着他的金竹扁擔，邁開大步，闖進了這座荒涼古老的大森林。他在深山裏的一塊低窪的地方找到了水源塘，塘邊長滿了垂柳。金蜘蛛扯起了一張大網，把塘口密密實實地封住了。塘底有個出水洞，水泡像綠色的寶珠一樣，一串串地冒了出來。他剛一接近塘邊，覺得一陣冷氣襲來，冷得他直打哆嗦。他看見一個盤子大小的金蜘蛛，兩眼閃閃發光，鎮守在網的中央。巖剛掄起扁擔向金蜘蛛打去，沒打死金蜘蛛，反把扁擔彈出五六丈遠；金蜘蛛扯了一根長絲墜到網底下去了。巖剛彎下腰，伸手去拉網，他的兩隻手腕讓網絲纏住了，像帶上手銬一樣，拔也拔不出來。金蜘蛛趁勢扯着網絲盪過來，張開毒嘴就要咬他。巖剛見勢頭不好，趕快把身子伏在網上，用兩個指頭掏出口袋裏的金刺狠狠地刺了過去，恰好刺中了金蜘蛛的眼睛，金蜘蛛一翻身就掉在水源塘裏了。巖剛和金蜘蛛網上一塊兒墜進了水塘。這時網鬆了，他把兩隻手從網裏掙脫出來，扒開網絲，鑽進了塘底的水洞。

他在水洞裏摸來摸去，什麼也沒有摸到，全身冷得都麻木了。正在想不出好辦法時，看見在一堆白沙裏閃射着綠色的光芒，他刨開白沙，裏面露出一顆碧綠的明珠，閃着晶瑩的寶光。他把明珠托在手心裏，只冰得手掌的每個關節都失去了知覺；他把水珠含進嘴裏，冰得嘴巴也不能動了；一喘氣，水珠子滑進肚裏去，他覺得心肝五臟都凝結起來了；血停止了流動，他昏過去

了。

巖剛醒來的時候，他已經變成了一個巨人，渾身腫胖，身軀高大。剛才幾人深的水源塘，現在只淹到他的腿肚上。他一張嘴，一大股水從他的嘴裏噴了出來，直噴出幾十丈遠。他馬上想起家鄉的旱災，便邁開大步，朝回家的路上跑。什麼也阻擋不住他；沿途遇到樹木擋住路，他只須稍稍用手一推，樹木就倒了，馬上讓出一條寬闊的大路來；遇到峻陡的山峯時，他一步就跨了過去。不到半個時辰，他就趕到了壩子東邊的一座大山上。這時他的肚子脹痛得實在不能忍受，他撲倒在山頂上，嘴一張，水源源不絕地從他的嘴裏流了出來。一股水洶湧奔騰地向壩子流來。

這天，亂石山的寨子裏的人忽聽得槽子那邊響起一片洪水的聲音，遠遠看見槽子上升起了厚厚的一層霧氣，隨後，周圍羣山落起了傾盆大雨。

過了三天三夜，雨停了，霧氣也退了，槽子周圍也不像以前那樣熱得烤人了。寨子裏的人小心地走到槽子上，只見從東面山上流下來一股清水。人們沿着水流向山上尋去，看到巖剛的軀體已經變成一條山樑，頭變成了山峯，口變成一個出水洞，終日不息地湧出一大股清清的流水。於



是人們就管這座山叫巖剛山，管流出的這股水叫巖剛河。

從此，槽子像多少年以前一樣，又開始住着人了。它長年濃綠得像夏天一樣，比從前變得更加富足美麗；到處開放着鮮花，小鳥兒也盡情的歌唱，燒焦了的土地變成了肥沃的黑土。遷居在亂石山上的僕族人，慢慢地都遷回他們祖先的故居，過起豐衣足食的日子。

大姐和三姐

從前，在碧羅雪山的山坡上，住着一個老婆婆。她養下三個女兒——大姐二姐和三姐。

一天，她們母女四人一起到山上去割茅草，準備修補一下那破漏的房子。他們割滿了草，把草捆好，準備揹回家去。三個女兒先後站了起來，只有母親那捆草重得揹不動，站不起來。她沒有辦法，就把繩子解開，拆去了一部分草，捆好以後，又放在背上，想站起來，但是不管母親怎樣地用力往上掙，始終掙不起來，重量仍然沒有減輕。母親想：「看我這一點草，爲什麼揹不動呢？也許裏面夾着一塊石頭吧？」於是，她又解開了繩子，拆開了一看，陡然嚇了一跳——裏面捲着一條大蛇。當母親嚇得發抖的時候，這條蛇就揚起頭來，張着大口，舌頭一伸一縮，向母親說了話：「你那三個女兒中，要給我一個。」母親聽了更嚇得愣住了，一時說不出話來。蛇追逼着說：「快答應吧！不然你就別想回家了，我要一口咬死你！」母親驚惶失措，一時也想不出什麼辦法，只好對女兒們說：「我的好閨女們，眼下無法可行，誰孝順我，去一個吧！——這時女兒們都猶豫不決。而那蛇却越追越緊，母親無奈，就指着大姐說：「好閨女，你去吧！」大姐說：「媽，我是人，怎麼能跟蛇去呢？」母親無法，又叫二姐去，二姐也同樣推脫。這時，那條蛇的

尾巴着地，身子直立起來，兩眼盯着母親。在這萬分緊張的時分，三姐就咬了咬牙說：「媽媽你們回去吧。如果命好，幸運的話，以後女兒還會來看媽媽的。」說着，三姐擦了擦眼淚，依依不捨地離開了母親和姐姐。她走到蛇跟前，問道：「我往哪裏走？」蛇說：「不要怕，你踏着我的尾巴來吧。」

三姐跟着蛇走了。一路上，跳過懸崖，跨過溪水，繞過挺直的大樹，翻過一嶺嶺的高山，終於在叢林深處，看到了一座金光閃閃的房屋。蛇說：「這就是我的家了。」說着就跨進門去，忽地變成了一個年輕的小夥子。從此，他倆就結成一對夫婦了。

一年後，三姐生了一個男孩子，兩口子也就更和睦了。

一天，三姐揹着心愛的孩子，穿着華麗的衣服，掛着五顏六色的珍珠瑪瑙，高高興興地回外婆家去。到了外婆家，大姐看到三姐穿着花紅柳綠的衣服，套上美麗的套頭①，掛上雪白的貝殼、銀耳圈②，各色各樣的珍珠寶石，閃光耀眼，又聽她說日子如何如何的好過，真是眼饞極了，於是大姐就朝思暮想——怎樣才能暗害掉三姐，來奪取三姐的榮華生活。

當三姐要回去的那天，大姐說：「你家竟是這樣好過，我跟你去玩一趟好吧？」三姐答應了。於是，三姐和大姐一同出發了。

①套頭——僕僕族人時常把幾丈長的布繞在頭上，這是他們最心愛的一種裝飾品。

②貝殼，耳圈，珍珠串等，都是僕僕族最心愛的裝飾品。

三姐揹着孩子走在前頭，大姐跟在後邊。她們倆，走了一程程的平路，又翻過一嶺嶺的高山，涉過一條條的溪水，跨過一道道的澗橋。大姐一面走着路，一面向三姐探問着她家去的路。走着，走着，已走了一大段路。大姐就心生一計，說：「三姐，這麼熱的天氣，你揹着孩子爬路，真夠辛苦了，我替你揹一程好嗎？」三姐就把孩子卸下來，給大姐揹上。三姐仍然走在前頭，大姐跟在後邊。

走了一陣，大姐把手繞到背後，緊緊地掐了小孩一下，小孩即刻哭起來了，三姐問：「孩子怎麼哭呀？」大姐說：「我的姪兒說他要戴你那套頭呢！」三姐就把自己的套頭摘下來，給孩子戴上。又走了一陣，大姐又掐了小孩一下，小孩又即時哭了起來。三姐問：「怎麼小孩又哭起來了？」大姐說：「我的姪兒說，他要穿你那件花衣裳呢！」三姐又把花衣裳脫下來，給孩子穿上。又走了一陣，孩子又哭起來了。「怎麼又哭起來了？」「他說他要掛你那耳圈，貝殼，珍珠串呢！」三姐又把這些東西取下來給孩子掛上。大姐一面走着，又一面再三再四地探問到她家的去路。一切都問得清清楚楚的了。

不多時走到了一條澗水跟前，水上一座澗橋。這個澗裏的水很大，湍得很急。在澗水對岸的巖壁下，開着一朵美麗的紅花。這時，大姐又狠狠地掐了一下小孩，小孩又大聲哭起來了。「小孩怎麼一天的哭呀！」「我的姪兒說，他什麼也不要了，只要對岸的那朵花。」一面說，一面過橋。三姐看着對面巖壁下的那朵花猶豫起來了。這時，大姐的臉色已變得發黑了，說：「小

孩哭得這麼厲害，趕快把那朵花摘給他吧！」一個人去摘那朵花是不成的，大姐就拉着三姐的左手，三姐伸出右手，身子向前彎去。正當三姐要摘那朵花的一眨眼間，大姐狠心地把手一放，三姐就掉落水中，被水沖走了。

大姐從小孩的身上，取下三姐的一切東西，自己戴上，裝扮成三姐的模樣，揹着孩子，朝着已經探問好了的方向走去。走不多遠，就到了三姐的家裏。

到家以後，丈夫說：「你不像我的妻子嘛！」「怎麼不像呢？」「我的妻子以前沒有麻臉，而且又是白又胖的呀！」「不，咋個不像！你看我身上穿的，戴的，掛的不都是和以前一樣嗎？你說我臉色變了，是的！我過去就沒有走過長路，又是這麼炎熱天；到了我家以後，因為家庭苦寒，沒吃着好的，所以臉上變成黑瘦黑瘦的了；晚上沒有牀鋪，就睡在蕎麥稈裏，麻子是蕎麥稈刺的呀。」這樣，丈夫也就信以為真了。

過了幾年，孩子漸漸長大了。到了八九歲的時候，已經能夠放牛了。

有一天孩子趕着牛羣，到坡後邊的澗水裏去飲牛。這時正是夏天，中午的太陽，熱辣辣地曬得孩子渾身難受，嘴裏又渴，就到河邊來喝了一口清涼水。當他準備轉回來看牛的時候，忽然從河裏飛出一隻美麗的鳥，落在水邊的樹上，朝着孩子叫起來：「吱，孤兒，吱，孤兒，一日割草割三次，放牛放三回，主人的忠僕……」小孩越聽越驚奇，越聽越想聽，把牛也忘在一邊不管了。這詩，牛跑開吃了別人的莊稼，莊稼主人就報給了他的爸爸。晚上小孩放牛回來時，爸爸說：

「你爲什麼讓牛吃了別人的莊稼？」「沒有套頭，被蚊蠅咬得怪癢癢的；我就跑到小樹叢裏躲了一下，牛才吃了別人的莊稼。」

第二天，爸爸給他買了一頂套頭，叫他仍然去放牛。孩子趕着牛，又來到昨天放牛的地方。孩子走到河邊，那隻鳥從河裏飛了出來，叫着：「吱，孤兒，吱，孤兒，一日割草割三次，放牛放三回，主人的忠僕……」孩子越聽越想聽。這天，牛又吃了別人的莊稼，莊稼主人又報給了他的爸爸。晚上，爸爸又責備他說：「怎麼又叫牛吃了別人的莊稼啦！」他說：「昨夜媽媽只給我蓋一牀被單，冷得我一夜睡不着。今天在太陽底下躺了一會兒，便睡着了。」爸爸又拿了一牀被蓋，給他蓋着睡了。

第三天，小孩照樣又到昨天放牛的地方去。他走到河邊，那隻鳥又從河裏飛出來，朝着孩子翻來覆去地叫着：「吱，孤兒，吱，孤兒，一日割草割三次，放牛放三回，主人的忠僕；媽媽不認識，假媽當作真媽看……」孩子聽了，感到特別奇怪，疑惑。牛又吃了別人的莊稼，莊稼主人又報給他爸爸。爸爸可氣極了！當孩子趕着牛回來的時候，他滿面怒容準備要打孩子，孩子看到勢頭不對，趕快支吾爸爸說：「不是，爸爸，我在坡後的河邊放牛，有一隻很美麗的鳥從水裏飛出來，落在樹上，朝着我叫來叫去。那隻鳥說我是孤兒；說我割草放牛的工作是主人的忠僕；又說我真媽不認識，假媽當作真媽看呢！牠每天都是這樣叫，我越聽越想聽，聽得出神了，所以牛吃了別人的莊稼。」爸爸聽了孩子的話，特別感到奇怪，就再三地追問孩子：「你說的都是真

的？」「真的，一句也不假，爸爸如果不信，明天跟我一塊兒去看看吧。」

到了第二天，爸爸拿着弩弓，跟着孩子來到那條河邊。果然，那隻美麗的鳥又從河裏飛出來，落在對岸的小樹上照樣又叫了起來。父親聽了也很疑惑，就向那鳥說：「你若是我的妻子，就落在我的左手掌上來吧；不然我就一箭射死你！」一眨眼的工夫，那隻鳥撲楞一聲落到爸爸的手掌上了。

爸爸把鳥揣在懷裏，帶着孩子趕着牛羣一直走回家來。

到家裏，爸爸馬上編了一個籠子，把這隻鳥放在籠裏，拿了最好吃的小米給牠吃。把籠子掛在房前的樹枝上。那隻鳥終天唱着動聽的山歌，有時朝着孩子也唱出：「真媽不識，假媽當作真媽看……」一天，他們三個人正在鳥籠底下吃着飯，忽然，鳥從籠裏癩下屎來，恰巧掉在三個人的碗裏；小孩和爸爸的碗裏，馬上變成了滿碗香噴噴的肉；而那假媽的碗裏却變成了一碗鳥屎，使得她連飯也沒吃成。她氣極了！但因為怕露出了馬脚，也就忍住不聲張了。可是心裏却恨透了這隻鳥。

第二天，爸爸和孩子出去作活，家裏只剩下假媽一人。她正在縫着新衣，那隻鳥朝着她叫了起來：「貪心的人搖擺擺，貪心的人沒得好下場！」她氣極了，從籠子裏捉住那隻鳥，往地上使勁一摔，連一片肉和一根羽毛也看不見了，只剩下點白骨。她想：「這下可除了禍根啦！」她回到屋裏去拿點線又回來時，鳥骨不見了，却變成了一把剪刀。她看見一把很如意的剪刀放在那

裏，可高興極了！——因為她要裁很多新衣裳，總感到缺少一把好剪子，——晚上她把剪子小心地放在衣櫃裏。爸爸和孩子回來時，問那隻烏怎麼不在了，她支支吾吾地說：「我從屋裏出來時，牠就不在籠裏了。」

第二天，她又要縫新衣，打開衣櫃一看，不知怎的，滿櫃的新衣，新布，都被剪得零零碎碎的。她氣得不可開交，拿起剪子，使勁一甩，甩到坡下邊的小路上，再也不理會它了。

這個坡上邊，也住着一戶人家，家裏只有一個老婆婆，沒有子，也沒有女，是一個很慈祥的老婆婆。那天，老婆婆走下坡來擔水，碰巧，看到了這把剪子，便拾了起來，揣在懷裏。老婆婆回到家裏，急急忙忙地擱下水桶，從懷裏掏出那把剪子；仔細看着，真是高興極了。她雖然沒有子女，可對這把剪子像子女一樣的心愛；她看來看去，於是便把它藏在枕頭下邊。第二天一早，她出門做活去了。太陽落了，又回到家裏來。一到家就去看看那把剪子。不知怎的，剪子不見了。家裏却添了一隻羽毛華麗，又肥又大的母雞，走來走去地在那裏啄食。

老婆婆失去了那把心愛的剪子，真是心痛得很；可是一看到那隻美麗的大母雞，她的心便又寬慰了一些。她雖然沒有子女，可是對這隻雞也好像子女一樣的心愛。她怕野貓叨去，就把牠放在雞籠裏，拿出玉米和小米給牠吃。早晨，她照管好了那隻雞，就放心地出去做活；太陽落了，她才回來，一到家，先去看看那隻雞。雞在籠裏，她高興極了；就準備去燒晚飯。她把鍋蓋一揭，奇怪得很，只見鍋裏滿滿地盛着很好吃的飯菜。老婆婆又疑懼，又喜歡。第二天早晨，她照

管好了那隻雞，又出去做活。太陽落了，她又回來。一到家，先去看那雞，雞在籠裏，她很高興地去做晚飯。一看鍋裏，依然盛着香噴噴的飯菜。這天，老婆婆更加疑懼了。第三天，同樣出去做活，當她回來時，走到門前，不聲不響地從門縫中往裏望去，見有一個年輕美麗的姑娘在屋裏。她就一面大聲叫「好姑娘」，一面跨進門去。姑娘忽的不見了，却見那隻母雞很迅速地又躲進籠裏去了。再看鍋裏，還是盛着很好的飯菜。

第四天，她照管好了那隻雞後，又裝作出去做活的樣子。剛走到半路，她就折轉回來，悄悄地走到門口躲起來，從門縫往屋裏窺視，一心想找個究竟。不多時，就看見一個很漂亮的姑娘出現在屋裏。她就大叫着：「好姑娘，不要怕。」一面急速地跨進門去。這時，那姑娘已經來不及變了，就向老婆婆訴說了過去的一切，並願意做她的女兒。老婆婆一生也沒有一個子女，眼下有了這樣一個很漂亮很和藹的姑娘，心裏十分高興，就答應了她的要求。從此以後，老婆婆像親生女兒一樣地疼愛她。二人辛勤勞動，生活也過得滿好。

有一天，聰明伶俐的姑娘，想出了一個好辦法了，和老婆婆一商量，老婆婆就同意了。於是姑娘走到孩子的爸爸家的門口。這時，門正閉着，她就很高傲地站在門口往屋裏打量着。碰巧這時孩子的爸爸也望見了這個特別出色的姑娘，真羨慕極了。當下就把這姑娘記在自己的心裏。第二天老婆婆到孩子爸爸家去說媒。孩子爸爸二話不說，就答應了。雙方訂了日期，議妥了財禮。老婆婆高高興興地回來了。



到了婚期那天男方就準備了很多財禮，請了很多客人。爸爸和孩子大姐三人走在前頭。送禮的客人，有的彈着琵琶，有的打着鑼鼓，喜氣洋溢地來接新娘了。他們將要到婆婆家的時候，姑娘躲在屋角裏；她在變着，變成和大姐一模一樣的。大姐臉上有些麻子，而姑娘也變成和大姐一樣的麻子，姑娘穿的，掛的，戴的，都變成和大姐一模一樣。這時，客人都進來了，擠滿了整間房子，婆婆婆忙的接應不過來。這時，姑娘從人羣裏擠出來，站到大姐身邊，使得孩子爸爸再也辨不出誰是自己的妻子，誰是新娘了；而那孩子呢，却指着自己的親媽媽——三姐，說：「這個身上帶有我媽媽的氣味，她是我的親媽媽。」正說着，大姐就打了小孩一下，說：「誰是你的親媽媽？」姑娘說：「我是孩子的媽媽。」大姐說：「我才是孩子的媽媽。」這個說她是媽媽，那個說她是媽媽，爭執不休；雖然孩子早已嗅到了親媽媽的味兒，但是爸爸却簡直無法判定了。客人們也難於判定和分辨了。這時，爸爸回憶到過去自己的妻子是聰明能幹的，她能夠在竹釘上行走，而且從來也不會被竹釘刺破腳底的皮。於是他就說：「誰是我的妻子，誰就能夠在竹釘上行走，走不過來的，就不是我的妻子。」說罷，叫客人們找來很多竹釘，釘尖向上，在地上插成一排排的路。大家都很驚奇地望着，兩個媽媽就開始走了。第一個走的是三姐，三姐一步不踏地像猴子在峭崖上跳來跳去似地走了過來，腳底下連一根針孔的眼睛，也找不到。第二個走的是大姐，她從來沒走過這樣的路，心裏猶豫不決，但在百十雙眼睛的盯視下，只好勉強地走了。還沒有走上三步，竹釘戳得她腳底鮮血淋漓。大姐立不住腳，便倒栽了下去，幾十幾百顆尖銳的

竹釘，歡進了大姐的心窩。沒良心的大姐就這樣死在人們的面前了！而三姐呢，這時現出了原來的面目，和過去一模一樣。孩子拉着親媽媽的手，爸爸拉着妻子的手，媽媽拉着老婆婆的手，走在前頭，客人們一面走，一面唱着結婚調，歡歡樂樂地把新娘接到了家裏。

昆明是誰造成的

古時候，有一個皇帝，他有兩個女兒。大女兒是死去了的皇后養的，二女兒是他寵愛的妃子養的。這個妃子是個十分惡毒的繼母，她專門在皇帝面前說大公主的壞話；罵她是個下賤的姑娘，命中注定只能嫁給一個下賤男人。皇帝聽信了妃子的話，便打發了一匹馬，給了一點財物，把大公主攆出宮去，並且下令說：「隨你的馬兒走吧，牠走到哪裏，你就嫁到哪裏。」

大公主騎着馬兒離開了京城，心中十分悲傷。馬兒信步走進了深山，逕直走向一架小小的窩棚。窩棚口上堆着許多乾草，馬兒就像到了自己家裏隨便吃起草來，再也不往別處去了。

這時，窩棚裏走出來一個青年男子，問道：「誰家的馬吃我的草？」大公主賠過不是，便把皇帝囑咐的話對他說了一遍。這個男子很樂意的答應道：「好吧，我們就打夥成一家吧。」

大公主問他：「你叫什麼名字？幹什麼營生？」

男子說：「我叫戈詩格拉，每天出入十二大簍，砍竹子做扁擔賣。」

大公主又問他：「扁擔好賣麼？」

戈詩格拉說：「好賣，只要我去趕街子，就人山人海搶着買。」



大公主追問了一句：「那是爲什麼？」

戈詩格拉說：「我不知道。」

接着，他們又合計着往後怎樣過日子。大公主說：「我們明早就去買些糧食，我這裏帶的有金子。」說罷，她從口袋裏拿出一小粒皇帝給的金砂來。

戈詩格拉把金砂放在掌心裏端詳了半天，才說：「怎麼？這種東西可以買糧食麼？」

大公主說：「這是金子，用金子可以買到一切。」

戈詩格拉便給大公主拿來了一些削好了的扁擔，說道：「你看，扁擔上是不是有金子？」

大公主接過來一看，只見每一根扁擔的兩頭都沾滿着金屑，閃閃發光，她連忙問戈詩格拉：

「你在哪裏做扁擔？」

戈詩格拉把大公主領進一個山坳，指着一座懸巖說：「我一向都在這些石頭上做扁擔。」

大公主近去一看，吃驚得叫起來：「天呀，這哪是什麼石頭？這是金山！難怪你說大家都搶着買你的扁擔了。他們不是真的買扁擔，是買你扁擔頭上的金屑！」

戈詩格拉夫妻倆發現了金山以後，就富裕起來。他們用金子買了數不清的木料，磚瓦，用金子召來天下的匠人，造了一座城。這座城比皇帝住的京城還要富麗堂皇一萬倍。

皇帝聽到這個消息以後，後悔得不得了。他擺了一桌酒席，請大公主和大女婿來吃酒，向他們賠禮。大公主和大女婿揀了幾塊金子，裝滿一個麻袋，送給皇帝，皇帝歡歡喜喜的收下了。在

酒席桌上，皇帝問道：「我的好女兒，我的好女婿，你們造的那座城，打算起個什麼名字呢？」這一對夫妻想了一下，答道：「我們決定把它叫做戈扎。」

在撒尼話中，「戈」就是阿彝子族（彝族的一個支系），「扎」就是後代，戈扎，就是彝族的後代。如今喊八叫昆明。

刀代的寶劍

雲南南部有一條紅河，在萬山叢中奔流着。

紅河的上游有一座小城，叫元江城，兩旁高山屹立，聳入雲表。

元江城的西面，離城約十多里，有一個龍洞，隱蔽在幾株茂盛的芒果樹和酸荑樹的綠蔭下，異常陰涼。龍洞內那長滿青苔的石壁上，插着一把不知有若干年代的生了鏽的寶劍。傳說這是刀代插在那裏的。

爲什麼刀代會把寶劍插在那裏呢？

原來從前這裏每當金黃的穀穗低了頭時，那條從山叢裏流出來的清水河便要漲大水，淹沒了莊稼。老百姓恨透了這條清水河；可是，不知怎麼辦好。

清水河邊有一個小寨，寨子裏有一個傣族放牛孩子，名叫刀代。他雖然年紀小，但却很關心人們的疾苦，時時想爲人們解除災害；可是，他也不知怎麼辦好。

一年，大水退去了後，刀代在河邊放牛，忽然，河裏拍啦的一響，一條大魚從水裏跳了起來，刀代看見，忙跳下河去，捕獲了那條大魚。

「好孩子，你放了我吧！」那條大魚向他乞求着。
刀代不覺吃了一驚，怎麼魚會說話？他遲疑了一下，覺得很奇怪，又想到清水河每年發大水的事，他就大着膽子說道：

「我放你，是可以，不過，你要告訴我：清水河爲什麼年年會發大水？究竟要怎麼樣才能免除災害？」

那條大魚歎了一口氣，說道：

「這是龍王幹的，他每年到了秋收的時候便從龍洞裏出來遊玩，所以清水河就漲大水。」

「那末，要怎麼辦呢？」

「好孩子，那個龍王兇得很，這個事情不好辦！」

「不要緊，請你告訴我——」刀代急迫向他要求着。

那條大魚眯了一眯眼睛：

「告訴你，你要怎麼辦？」

刀代早已下了決心，堅決地說：

「我要爲人們除害！」

那條大魚不相信地冷笑了一下：

「你一個小娃娃，也敢同龍王去對抗？」

刀代挺了一挺胸膛，裝做一個大人似的，說道：

「你別看我小，我不怕他！」

「你不要性命？」

「只要能爲人們解除痛苦，我死也願意。」

「既是這樣，好，我告訴你：你先去找一把鋒利的寶劍。你找到了寶劍，然後順着清水河殺過去，你可以找到龍王住的龍洞了。這龍洞牢固得很，不開門沒有辦法進去，但你只要耐心等待，正午，龍洞開門了，你就可以進去，你若能把龍王殺死，你就可以爲民衆除害了。」

「謝謝你！」刀代點了一點頭，就把那條大魚放進水裏去了。

刀代趕回了牛，第二天就到元江城裏，找一個鐵匠替他打一把寶劍。可是，那個鐵匠不會打寶劍，就介紹刀代到一個很遠的地方去找他的師傅。刀代不怕辛苦，揹着糧食，到那個很遠的地方找鐵匠的師傅去。路都是山路，很難走且不說，而且野獸很多，但刀代不顧一切只是走，腳走腫了，後來潰爛了，刀代一跛一跛的還是走。最後算是給他找到那個鐵匠的師傅了。

「老爺爺，請你替我打一把寶劍。」

那個白髮蕭蕭的老頭子，打量了他一眼，問道：

「你打寶劍幹什麼？你可是要做強盜去？」

刀代急得紅了臉，忙把原因向老頭子說了一遍，那老頭子聽了他的話，向他問道：

「替你打寶劍，可以，你給多少錢？」

刀代因爲走了許多路，一文錢也沒有了，他着急地流着汗，向老頭子問道：

「你要多少錢？」

「一百兩銀子！」

刀代失望地睜着兩眼，急得禁不住要哭了，忽然，那老頭子哈哈大笑起來：

「不過，你若有勇氣殺那個龍王去，我就是打了送你也可以，你有沒有勇氣？」

「有！」刀代回答，「我就是要去殺龍王！」

「這是要老命的，孩子。」

「不怕！」

「好吧，我就打了送你！」

不久，刀代拿着那老頭子送他的寶劍，回到家鄉來了。

一天早上，吃過飯後，刀代就拿着寶劍，沿清水河殺了過去，忽見有一個磨盤大的螃蟹擱着兩顆眼珠，舉起兩個大箱子似的鐵蓋橫行着向他挾了過來，他身子一閃，向後退了一步。誰知那螃蟹不放鬆，一步步地逼近了，他把眼睛一瞪，寶劍一揮，一個鐵蓋就被他砍掉了。那螃蟹負痛正準備向後退走，刀代連忙趕上前去，手起劍落，結果了牠的性命。他提着寶劍又向前走，冷不防有一個蚌從旁邊鑽出來，兩片蚌殼一關，就把刀代的頭挾住了，刀代拼命掙扎也掙扎不開，汗



珠不停地一顆顆從頭上滾下，那蚌在殼內張開嘴要吃他，他一面用牙齒抵抗着，一面用力把寶劍從蚌殼縫裏刺進去，「咔嚓」一聲，蚌殼被刺開了，那大蚌躲閃不及，被刀代一劍刺進胸膛裏。

86

刀代一路殺退了龍王的蝦兵蟹將，來到龍洞口，可是，龍洞門關得緊緊的，沒有辦法進去。刀代記起了那條大魚同他講的話，便在洞門外等着。到了正午，忽然，龍洞門噹地一聲開了，刀代便跳了進去，見到一個女人，他問道：

「龍王在哪裏？」

龍王婆娘正在梳頭，見到了他，驚惶地回答道：

「……在房裏睡着。」

刀代放下了龍王婆娘，直奔龍王的房裏去。龍王驚醒了，忙爬起來應戰，張牙舞爪地向刀代撲了過來。刀代退了一步，舉起寶劍就砍，嘩啦一聲，龍王的一隻手爪被砍掉了，血不住地噴了出來。龍王忿怒地大吼一聲，又向他猛撲過來；刀代早有準備，寶劍一揮，龍王的另一隻手爪又被砍掉了。龍王一陣劇痛，滾到地上，大聲呻吟，聲音像山崩地裂似的。刀代被那聲音震得有些發昏，他愣了一會，知道龍王還沒死，便跳了過去，把龍王的頭一劍砍掉了。

他轉過身，想來結果龍王婆娘性命，誰知龍王婆娘早已不見了。

刀代心想，她一定是逃跑出去了，忙握着寶劍跟蹤追出去，當他快要跑到洞口時，忽然，聽見龍王婆娘的聲音在叫喊：

「螺螄將軍，還不趕快關門！」

果然，「咻」的一聲，一塊大石板落了下來。刀代看見龍王婆娘的背影，在洞口一閃，聚力向前一劍刺去，寶劍倒刺穿了石板，插在石頭上，可是刀代却被關在洞裏，出不來了。

從此以後，元江的田地免除了災害，但元江人永遠忘不了犧牲自己、爲他們謀幸福的刀代。每當秋收後，大家便要去祭奠刀代，對他表示無限的感激和敬意。

難夕河

在很久以前，西雙版納還是一片可怕的森林。這時，水擺彝族①居住在遙遠的東北方的大平原上。在一次和異族殘酷的戰爭中，整個民族被消滅了，只有七位「菜」②逃了出來，鑽進茂密深邃的森林。

她們生得很美麗，像「綠香排」③一樣。豐潤的皮膚像金子似的閃閃發光，纖細的身材像一片初舒的柳葉，柔軟的手臂像兩條美麗的黃蠟，晶瑩的眼睛像黑夜裏的水裏的星星。

她們孤零零地住在一起，沒有父母，沒有兄弟，也沒有其他的人。她們忘記了自己的美麗，忘記了快樂，每天孤寂地生活着。

一天，她們正在河裏洗澡，忽然從上游流下來一隻「茶花雞」④，雞的肚子上插着一枝箭。

①水擺彝族——是居住在滇南西雙版納的傣族舊名稱。

②菜（譯音）——是身份很高的小姐，畧似公主。

③綠香排——是一種香花的名稱。

④茶花雞——是一種像茶花那樣鮮艷的山雞，傣族人稱爲「茶花雞」。

難還沒有死，鮮紅的血把雪白的箭羽染紅了半邊。

她們覺得很奇怪，連忙起身穿好了短衫和桶裙，向上游奔跑，去找尋射死「茶花雞」的人。樹枝扯亂了她們的頭髮，荊棘刺破了她們的皮膚；還是忽忽地往前奔跑。她們心裏非常高興——因為她們已經很久沒有聽到人類的聲音了。她們是多麼渴望聽到人類的聲音啊！

奔了不少時候，忽然聽到唱歌的聲音，多麼好聽的聲音呀！像流水出澗，像長空鶴唳。她們的心醉了！她們連忙閃在一棵大榕樹後面，從榕樹的根縫裏向前偷看。只見七個青年，頭上戴着用笋皮做成的乳黃色的平頭軟帽，帽頂上嵌着一塊三角形的白玉，白玉的頂上繫着一朵黃金花，帽緣上還有一朵嬌艷的花，幾片綠葉裹着，綠葉裏斜插着一枝白色的鳥羽，身上披着一件白色的長披風，裏面穿着「緊身」，繫着長裙，腰裏還有一把象牙和金銀鑲嵌的長刀。多麼漂亮的人兒啊！他們坐在地上，圍着一堆火，在烤「茶花雞」吃。一個人手裏彈着「不壘」①，幾個人唱着迷人的歌。他們真是世界上最快樂的人。

七位姑娘多麼愛他們啊！就從樹後走出來，轉到樹前，站在那裏，癡癡地望着他們。他們吃了一驚，也呆呆地望着她們。

過了一會，他們站起身，向她們走過來，嘴裏說道：「我感謝我們的眼睛，它使我們看到了這樣的美人！世界上沒有一朵花比得上你們的嬌艷。我們看到你們，是多麼快樂，多麼榮幸。紙

①不壘（譯音）——鑲嵌樂器，形似琵琶。

愛的姑娘，我們請求你們張開你們的嘴唇，吐出動人的聲音，把你們的姓名告訴我們吧。」

她們回答說：「我們是水擺彝族的七個『茉』。可恨的敵人，殺死了我們的父母，殺死了我們的親人，只剩下我們七個人，逃進了森林。我們原以為明天就會死的，哪知道今天從你們這裏竟獲得了新的生命！」

他們說：「我們是珠天山上花狗族的七個王子，我們族人曾經莊嚴地向太陽宣過誓：『土壤賤於金銀，山頭高於森林；而我們花狗族的人，永遠要征服他族的人。』他們都自認爲是世界上最貴的人，我們族規規定：不准和他族通婚；對他族的人，勇敢的在戰場上殺掉，孱弱的擺在祭台上祭神，美麗的當作奴隸，伺候我們。我們兄弟不忍這樣做，父親就說我們沒有花狗族的族性，要驅逐我們出境。因此，我們悶悶在心。我們怎能和族中少女結婚？連我們母親在內，她們都是那樣的兇橫、殘忍。我們不願住高山，寧願住在瘴惡的森林；我們寧願打獵爲生，也不要那些濺滿鮮血的金銀；我們不要和那些沒有人性的母夜叉結婚，寧願和虎豹親近。因此，我們常到森林中來打獵，唱歌解悶。哪知今天會碰見你們這些美麗的女神。啊！姑娘！你們這樣姣好，就像火雞蛋裏七個蛋黃那樣難找！我們的心像瘋了的野象那樣在胸腔裏狂跳！我們不能再回到家裏去，回到家裏就要死掉。我們情願永遠留在森林裏，爲姑娘們抵禦野獸，替姑娘尋食、看門。我們現在已經捺不住自己的心。爲了姑娘，我們願意拋棄自己的性命。」

他們說罷，對着太陽起了誓，把鑲着花狗族族徽的帽子，拋到河裏去，請姑娘賜一塊桶裙布



給他們包頭。姑娘看他們這樣誠摯、熱情，真是世界上最好的青年，心裏很受感動。於是，親手給他們包了頭。（包頭多餘的布，垂在左邊，現在西雙版納傣族人還是這樣。照理，右手用力大，餘布應垂在右邊；但因姑娘們是站在花狗族王子的對面給他們包頭的，所以餘布就垂在左邊了。傣族人爲了紀念祖先，一直到現在，餘布還是垂在左邊。）晝夜，他們在河邊結了婚，第二天，就恩恩愛愛地回到森林裏姑娘們的家裏去。

他們結婚以後，生活過得很美滿。王子用一百二十根「美析黎」①蓋了一座大樓，用構樹絲織成了七條墨綠色的桶裙，桶裙上凸出七十粒閃閃發光的星星。她們每天在森林裏採集芒果、荔枝等做成蜜脯，採集「美析黎」的嫩蕾和芭蕉的嫩葉製成酸菜，又常到河裏去捉「巴鯽」②，放入河底採集青苔製成苔餅。他們對吃的住的都很滿足，姑娘們學會了笑，也學會了唱歌。（至今，傣族姑娘，仍然是有名的「笑的姑娘」和「愛唱歌的姑娘」）。

他們生了許多孩子（據說，這些孩子就是現在水擺弄的祖先，這樣，他們生活得更加幸福。

一天，七位王子出去打獵，在森林邊上，遇到了大隊花狗族人。他們逼迫王子回山。王子們不願意，於是就打了起來。勇敢的王子們，殺死了許多人，鮮血染遍了他們的腳踝，他們還是繼續勇敢地戰鬥。但是終究寡不敵衆，王子們退却了！爲了使姑娘和孩子不受傷害，王子們不肯退

①美析黎——是一種大樹，屬榕樹一類。

②巴鯽——是西雙版納九龍江特產的魚，似鱒魚而大，味極鮮美。

到森林深處自己的家裏，却向河邊退去。可憐的王子們，身上受了重傷，白披風，白緊身，白裙子都染上了斑斑血跡，鮮血還在順着傷口，一陣一陣淌下流着。他們且戰且走，一步一步地退到河邊。最後，刀子折斷了，血也流盡了！王子們被自己的族人殺死在河邊。

七位「茉」和自己的孩子，久久不見王子們回來，就出外到處尋找。找了十天，走到了森林邊緣，發現了血路，就順着血路，找到了王子們的屍體。母子們不禁痛哭起來。他們把屍體擡回家，當晚就把王子們的屍體埋葬了。七位「茉」呆呆地坐了一夜，第二天就不見了。

據說，那條血路在當天晚上就變成了一條花路——浸着血的泥土，長出無數叢花樹，高高低低開滿了美麗的花。花朵大的如飯籃，小的如鈕釦；紅的像紅毯，翠的像孔雀尾巴，白的像銀器；香的像緬甸香料。在許多花朵中有一種最好看的白裏夾着紅斑的花，叫「斑枝花」①。據說這花就是花狗王子們的血變的。在花叢中的飛舞着幾千隻各種顏色的蝴蝶，內中還有奇異的黑色金色大蝴蝶，一共有七種，大的有彩球大，小的有銅錢小，圍着人的頭頂亂飛，繞得人目眩眼花。這些蝴蝶，據說就是那七個「茉」灑出來的眼淚變成的。它們在花叢裏尋找自己的「斑枝花」。在花路（這條花路就是現在的車佛道②）旁邊有一條河，名字叫「難夕河」——意思就是「母親

①斑枝花——名攀枝花，和木棉相似，花如喇叭形，周緣粉綠色，當中紅色——紅色裏面夾有黃色細絨。

②車佛道——是車裏到佛西的通道。

河」。河裏有七塊像人的形狀的大石頭，據說是七個「朶」死後所變的。現在傣族人常戴的白頭巾，據說就是戴王子們夫婦的孝。

畫神多蘭嘎

椰子樹繞着劬巴納西的村莊。在波浪翻滾的撒翁拉江邊，有一所小小的竹樓在大風中搖擺着。多蘭嘎每天對着竹窗，凝望着飛過窗前的各種雀鳥，和變化多彩的雲朵出神。在緬寺裏賦佛①的日子，他也來到鑼鼓喧天的緬寺，但他不在那裏祈禱，也不在那裏滴水②，他只是用自己的眼睛盯住進出緬寺裏的人的面孔。緬寺裏誦經的聲音停止了，行人漸漸的散去，宰典③也熄滅了。多蘭嘎披着他那花格棉毯，笑着唱着，又回到那在風中搖晃的竹樓上來。一時，他採來了許多花瓣和竹葉，把白天所看到的面孔一個個的畫下來。他畫了七天七夜，每天畫了七種不同的面孔。七天後，多蘭嘎便能畫出四十九個不同的面孔。從此他把這四十九個不同的面孔描在緬紙上，土布上、彩緞上，他把這些畫賣給賦佛的人。他靠這樣的收入換了糧食和用器，生活一天比一天過得好。他一天不停地畫着，十年的時間在風雨中過去了，他畫的畫堆滿了整個竹樓。

① 賦佛，是傣族祭祀神的一種儀式。

② 滴水，傣族人們在祭神時用調血盛水往下滴，以示誠意。

③ 宰典，是敬神用的臘條。

在一個大風的夜晚，有一個披着黑棉毯，帶着黑包頭的人，走上那搖晃的竹樓，輕輕敲了敲多蘭嘎的門。

多蘭嘎放下了手中的畫筆，他在指頭上沾了一點唾沫，然後用這個指頭去撥亮了油燈光蕊，才開口問道：「是誰呀？這樣的深夜，連貓頭鷹也歇進樹林；你還來找我有什麼事呀？」

門外的黑影說道：「我是叭英（天王）的使者，是掌管全勳人靈魂的死神。」

多蘭嘎聽了嚇得毛骨悚然。他披緊了毯子，繞了繞散亂的包頭走到門邊，打開了竹門，那個全身黑得像煤一般的死神跟着他走進了屋子。多蘭嘎也有一些後悔不該讓他來到自己身邊，但他毫不恐懼地提起畫筆來繼續畫那個少女的面孔。

死神看到他毫不在意的樣子，就說：「走呀！我們的好人，叭英還在等着你呢！」

多蘭嘎拿起了自己的畫筆躊躇了一會，說：「請求您轉告天神吧！我得畫完這個世界上最美的面孔。」

「不行呀！這是叭英的命令。」他一面說着，一面走到多蘭嘎的小幾桌前。多蘭嘎的這幅未完成的畫像使他大吃一驚，他眼睛定定的望着，嘴裏不斷在讚美。多蘭嘎提着戰抖的筆却在一筆一筆的畫着臉上的細紋。死神爲了要看到這張從未看到的美人像，只好暫時離開了他，悄悄的回到了天上。

「多蘭嘎來了嗎？」

一天神呀！他正在畫着世界最美的臉孔啊！我不忍心把他帶來。」

天王紅着臉，青筋在他脖子上暴起來，惱怒的罵道：「你必須在星朵沒落以前，把他帶來！」

死神又從天上降落到茫茫的森林地帶，他沿着茂密的椰子林找到那燈光明亮的竹樓。他推開門，走到多蘭嘎的身邊，他嘴逗着他的耳朵，把天神的話轉告給他，但眼睛却望着那個畫面出神。

沉着的多蘭嘎在畫完最後的一筆後，便慌忙的收拾好了許多畫稿，帶着一對「罕項」①隨着死神來到天上。他跪倒在天王的「南帕」②底下，他左手擎着點燃了的「罕項」，右手拿着自己的畫稿。天王看到了多蘭嘎，他暗暗地笑了一笑說：「我知道你是一個有名的畫匠，你把人間的面孔都表熟了，現在就留在這裏做畫神吧！」

多蘭嘎的眼淚從臉上流到他畫面上，他壓抑住自己的悲傷，沒有讓啼聲從喉嚨裏溜出來。他拜謝了天王，吹熄了「罕項」，隨着死神走出來。死神把多蘭嘎領到了生神的身邊，他便一直坐在生神的身邊。只要生神把生命送到人間的時候，多蘭嘎便從自己寶座下堆着的一大堆布面的、紙的、綢緞的臉型畫像裏隨手抽一張交給降生到人間來的生命，作為自己的臉孔。

但自私的多蘭嘎神，却把畫在彩緞上最好看的臉型藏了起來。所以有許多傣族的母親，在她

①罕項，是敬神的臘條。

②南帕，是寶殿。



懷孕的時候，總要帶着鮮花來談①，多闢鳴神，祈求他把那些藏起來的彩緞上的美人臉型，賜給自己未生下來的孩子。

①談，祭祀的意思。

雞毛阿暖

阿溫從小就沒了爹媽，只一個人在家裏討飯過日子。自己住的房子，也倒了。阿溫沒有被蓋，只得把人家送出來的雞毛，當成被蓋，用來取暖。這樣他一直活到了八十歲。

在這些歲月裏，他總是把要得的飯菜，供天供地，謝拜神佛。現在年紀老了，一個人孤孤單單，感覺很寂寞，就向天要了一個男孩，取名阿暖^①，做他的兒子。

園外那家，有一個女孩子，名字叫「舒外那」。她看見阿暖很可憐，沒有衣服穿。她就拿哥哥的舊衣服給阿暖穿；沒有吃的，她就把自己家的魚肉給阿暖吃。年復一年的過去了，阿暖長大成「小卜帽」^②，舒外那也長成「小卜少」^③。

阿暖長大了。他想種田地，沒有鋤頭；他想做生意，沒有本錢。逼得阿暖沒有辦法，最後只好，他來人間就做好事^④的意思。

① 阿暖，俚語，即有德才的人，上可通天。和漢族神話中的由星宿下凡而變成的仙人相似，含有「他是好人，他來人間就做好事」的意思。

② 小卜帽，即「小夥子」。

③ 小卜少，即未婚的姑娘。

得向「舒外那」說：

「小姐，你的錢多，請給我一些本錢做生意吧。」

舒外那說：「我的錢，多是多；一砵①金子，一砵銀子，是爹媽給我做私房的。」

阿暖又說：「給我一點吧。」

「你做生意，給你一砵金子拿去。」

「我一砵金子用不完，只需三坎②銀子就夠了。」

最後阿暖借用了重有三坎的三塊銀子，就出門做生意去了。

在路上，他看見一個人在編竹筴。阿暖走上前對他說：「你竹筴賣給我三牀，我要去做生意。」

「我們竹筴是編了自己用的，不賣。你要買，就拿我們小貓去吧。」

「你們小貓害嘎嘎③的，我想買竹筴，小貓不想要。」

「竹筴我們不賣。」

最後，阿暖只得買小貓，問：

①一砵，爲三十二兩。

②一坎，即十分之一砵。

③害嘎嘎——在漢西又稱「害渣渣」，卽很瘦的意思。

「你們小貓要多少？」

「隨你給吧。」

阿暖給了他一塊銀子，把小貓抱着在路上走。這時又看見一個小卜少在路邊紡線，阿暖就問：

「你們線很多，賣給我一些做生意吧。」

「我們線不多，只夠我們織布。你要做生意，就拿我們小狗去吧。」

「你們小狗害嘎嘎的，……………」

最後，阿暖還是買了小狗，給了他們一塊銀子。

阿暖用去兩塊銀子，買得一隻小貓，一隻小狗。他用一隻手抱一隻，在路上走，看見有人拿着魚來賣，阿暖問：

「你們魚賣給我一些做生意吧。」

「我們魚早就賣完了，只有一條蛇；你不要，我們就拿去殺了做晌午菜。」

阿暖心裏想：我不買，他們會把牠殺了；我就把牠買來吧。

「你們要多少？不過，我只有塊銀子了。」

「拿去！拿去！一塊銀子也賣給你。」

阿暖三塊銀子用完了，他買得狗一隻，貓一個，蛇一條，在路上走。這時，正是白天，天氣



很熱，蛇伸出舌頭，一伸一縮，顯出要喝水的樣子。阿暖問牠：

「蛇啊，你渴了吧？到河邊，我給你水吃。」

蛇依然一伸一縮，很想吃水。

到了河邊，阿暖用手捏着蛇的身子，把頭放入水中，叫蛇去吃水。可是，蛇依然擡起頭，在看着阿暖。

「吃水！吃水！你不吃水，是不是因捏着了肚子，你吃不下去？」說着，就把手一放：

「放你去吃水去！」阿暖把蛇放回河裏。

蛇脫離了阿暖的手，搖身一變成了龍。跑回龍宮，把經過情形，告訴龍母，龍母說：

「人家小卜帽阿暖把你買來了，用去許多銀子，救了你的性命。現在你跑回來了，應該告訴他。真是不懂事！」

龍母命令兩個辦事的，馬上變成人，拿着金銀財寶上岸來找阿暖。找啊，找啊，最後，找着了阿暖，說：

「蛇已經跑回家裏了。」

「牠爲什麼說也不說下一聲，就跑回去了！」

「現在牠媽媽託我們還你銀子，請你收下吧。」

「我不要銀子，更不要金子，我只要還我用銀子買來的蛇。請你備告訴我，牠家在什麼地方？」

「牠家在河底，你一定要牠，跟我們一齊去！」

阿暖答應了。他要回去告訴父親。叫他們兩人等着。他回到家裏，把情況告訴父親，並說有人等着他，領路去。

父親允許了，並說給他：

「你要去，就去一趟。可是，蛇是他們的孩子，他們不會給還你的。那麼，就要寶石戒子。」阿暖聽了父親的話，回到河邊。由兩個辦事人領路，把阿暖帶進龍宮。看見龍母，龍母說：

「小卜帽，蛇是我們的兒子，你買牠用了多少？我們賠還給你。」

阿暖回答說：「我用銀子買的，牠跑回來，說也不說一聲，就逃走掉。現在我金子也不要，銀子更不要，只要你們把蛇還我，帶回家去。」

「什麼寶物，我們有的都給你。」

阿暖也知道蛇是要不回了，只得照着父親的囑咐，對龍母說：「那麼，就把你手上戴着的那個寶石戒子給我吧。」

「這個物件脫不掉……」

「我來說！」阿暖還沒等龍母說完，就用手去脫。不知怎的，用手一摸，寶物就掉進阿暖的手裏。龍母說：

「這個寶物就給你吧！今後，你要什麼東西，它就會給你的。」

阿暖拿着寶物回家，向它要了兩件衣服。
晚上，阿暖和父親商量，要娶舒外那做媳婦。可是舒外那是官家的小姐，司官的女兒是不會給窮人的。

第二天，阿暖請了幫官家做飯的一個老太婆來給他說媒；老太婆向司官說明情況，並再三幫阿暖說好話。司官發起怒火，說：

「老百姓要我官家小姐，真叫有眼不識尖山①！好吧！既然他要，你就說給他，要在七天之內，搭起一座金橋，由衙門一直通到他家。這座橋有三掌寬②，橋邊種上芭蕉，菠蘿，大青樹；一百五十棵。小卜帽，小卜少，大白象……一百五十個。如果做得出來，小姐舒外那就給他；做不出來，我刀子在，他脖子在下，我可以馬上砍死他！老太婆，你快告訴他。」司官話一說完，老太婆的心，就像冰塊刺入內心一樣的發抖，她想：「告訴他嗎，還是要死；不告訴他嗎，也還是要死。」爲了完成司官給她的任務，她只好垂頭喪氣的去告訴阿暖，阿暖說：

「你不要急，回家去睡覺吧。」接着又說：「官家只要這些，我看還少一些。」
時間一天又一天的過去了。這是第七天，人們也不見半點動靜。這一夜，天黑得特別慢。

第二天，這座金橋，由阿暖家一直通到衙門，它有尖山一樣高，有芒市河一樣寬，雨淋不

①尖山，是芒市有名的山。

②掌，即兩臂伸開的長度，一般爲五尺左右。

着，太陽也曬不到。人們都來看這座金橋。七八十歲的老大爹，老大媽，拄着手杖，年青的婦人牽着幼孩，小孩子都來了，像趕擺^①一樣的熱鬧。

這時，天還不亮，衙門前就有咚當，咚當……的聲音不停的響着，把官家都吵醒了。司官爬起來，出門一看，發呆了！自言自語的說：「只是氣頭上說出來，不料他就做出來了。」揉揉眼睛看看，只見一座金橋，五光七彩，像彩虹一樣的好看，高高地搭在芒市壩的中央，兩旁生着果實纍纍的芭蕉，甜蜜的菠蘿，橙黃的桔子……，凡是要過的東西，都已有了。司官走進衙門，對女兒說：

「你快去準備好自己用的東西，穿好新裝，小卜帽阿暖要來接你了……。」話還沒有說完，門前的響聲裏忽然摻入了一些大響鐘的聲音。原來阿暖騎着兩三丈高的大白象，走在最前面，後邊還有一百五十個小卜帽，小卜少，騎着一百五十隻大白象來了，狗和貓伏在主人的兩邊。他們一齊來了。

這一天，個個穿上了新衣服，人人都來吃喜酒。

阿暖拿出了很多銀子，不要利息的借給他們，一直借到四百歲——借到阿暖在世間活完了的時候，才還他。人們捨不得他，要他活得更多，祝禱他活了四千歲，再活四千歲，再活……，永遠不要死。

①趕擺——傣族的一種會期，每逢這一天人們穿紅着綠相聚一起，非常熱鬧，稱之為「趕擺」。

菠蘿結第二次果實的時候，大青樹換了茂盛的新葉。時候，芒市壩趕擺潑水的熱潮，也到來了。

這一天，阿暖出門去了，把寶物交給妻子。

可是，不幸的事情發生了！媳婦的哥哥知道了這件事，便僞造了一個條子，到妹妹的跟前說：

「阿暖叫我來拿寶物，請你遞給我。」

舒外那認爲哥哥來拿寶物，不會有什麼，就把它交給了哥哥。哥哥便走了。

第二天，阿暖回到家裏，媳婦把昨天哥哥拿去寶物的情況告訴給他，他後悔地說：「有好寶物，不要給貪財人知道。」說後，心裏很難過，晚飯也不想吃。

狗、貓看見主人心裏很難過，牠們就問主人：

「主人，是有人偷了我們的寶物嗎？告訴給我們，我們幫你取回來。」

「那裏隔着大河，水很大，你們過不去。」

「不怕，你領我們去試試。」

阿暖帶着狗、貓，走到河邊，指着那雪白的房屋說：

「偷我們寶物的，就是那家。」狗獸着貓渡過了大河，跑到他們的門前。這時候，天已經黑了，早睡的人們都睡了。

狗說：「我進去，人家會用棍子打我，狗也會咬我，還是你進上好。因為你可以由屋梁上爬進去，他不會知道。」

貓照着狗的意見，由屋梁爬上去了。一上去，就看見一個老鼠精，貓就咬老鼠精。

「你不要咬我，你要什麼，就給你什麼。」老鼠精說。

「我不咬你，你告訴我你主人把寶物藏在哪裏，快告訴我。」

老鼠精不但把寶物放在箱子裏告訴了貓，並且幫助貓把箱子咬通了一個洞，把寶物拿了出來。

貓接着寶物後，由屋梁遞下來給狗；狗搖着尾巴，向家裏跑去。貓在後面跟着。

到大河邊，貓過去了，在河岸上休息。

可是狗把寶物掉在河裏，被水沖走了。貓說：

「不給你拿，你偏要拿。現在被水沖去了，怎麼辦？」貓嘴裏說着，走來走去的在河邊找尋寶物。突然在水裏游來一個水獺，貓就咬着水獺，水獺說：

「你不要咬我，你放了我吧。」

「我放了你，你會跑掉了！」

「我不會跑，你放我，我幫你忙。」

貓放了水獺，叫水獺到河裏去幫助找寶物，牠東摸西撈地到處找，好容易才把寶物摸了回

來。

貓含着寶物，回到家裏，主人才爬起來，正在房裏洗臉，見貓把寶物拿回來了，就讚揚貓說：

「你真能幹！」馬上就用油拌飯給貓吃，並誇獎貓的才能，讓牠自由的在房裏任意行動。

狗回來，見貓已吃飽了，就說：「我和你一同去取，一樣辛苦；現在你得吃，得玩，我呢？……」說着就去咬貓。

貓「哧」的嗤笑了一聲，就跑開了。

因此，狗和貓的仇，是由此而開始的。狗咬貓時，貓發出「哧」的這一聲，是嗤笑狗的無能和蠢笨。

四千年過去了，阿暖修成了神佛。這兩隻有功勞的狗和貓，也一同和他在一起。如今，一隻狗在左手上，另一隻貓在右手上的那個佛像，就是「雞毛阿暖」。

克鬼草

在一望無涯的沾巴壩子裏的稻穀一年有三熟。富饒的黏沾巴呀！滿山是牛羊，遍地是鮮花。來往趕街的人騎着大象。

在產菠蘿的梅落山下，有一條碧波翻滾的姆南河從獵人畢阿沙的竹樓前靜靜的繞過。畢阿沙是全壩子出名的神射手，不知有多少老鷹和金鹿都被他射死了。獵人的妻子玉額是美麗勇敢的人，她每天專門給召黏沾巴^①割一籠馬草來抵償自己門戶負擔。

每天吃過早餐，畢阿沙總是攪着弩箭朝森林深處走去；回來的時候，總是攪着獵獲的熊、鹿子和馬鹿回來。玉額總是每天沿着姆南河，用手裏的鐮刀割下那些嫩綠的青草。幸福的日子一天過去，各種獸皮也一張一張地鋪滿了他的竹樓。召黏沾巴的大馬生下小馬，小馬又生了小小馬。玉額的鐮刀也磨細得像一股線。

一天畢阿沙攪着弩，帶着長刀出去了。當他走到姆南河邊時，突然看見一隻閃着金光的金鹿，蹣跚着前腳把頭伸到碧綠的水裏貪婪地飲着河水，他高興地拉滿了弩箭，對準金鹿「冬」的就

^①召黏沾巴，即土司。

是一箭。這一箭正射中金鹿的前腳，牠縮起了那隻帶箭的腳，用三隻腳一跛一跳的往前逃走。畢阿沙把衣服脫下來包在頭上，游過了對岸，去追趕這隻金鹿。當他快捉住這隻跛足的金鹿時，只聽到森林密處，「哈」的大哼了一聲，一個紅臉白牙滿身是毛的皮亞鬼咆哮着朝他撲了過來。畢阿沙還沒有來得及拉出長刀，皮亞鬼像一條黑色的毯子一下把他蒙住了。一時只見地上淌着一片鮮紅的血，飛過森林的烏鴉，也集攏來等待分吃一些殘骸。

太陽朝着樹梢偷偷梭下，河這邊的蝦蟆張大嘴巴「咕啊，咕啊」的叫着，寂寞恐怖之夜，慢慢地籠罩着森林。玉額焦急地站在竹樓的曬台上，望着往回丈夫歸來的山路。在她的眼裏除了不斷飛向森林的歸雀而外，她什麼也沒有看見。她不安地走下竹樓，往姆南河邊走去。她久久地徘徊在那裏，深夜蒙蒙的大霧，落在她發燙的臉上，她感到有些寒冷，才慢慢的走回家來。玉額回到家裏，她從火塘的三腳架上擱下那煮着鹿肉的土鍋，她打開飯盒。一種可怕的災難，咬破了她的心，她痛苦地哭泣起來。

第二天，一陣雀鳥聲把她從昏迷中吵醒。她拿着鑊刀，涉過清涼的河水，走向茫茫的森林。她邊走邊大聲的喊着：「畢阿沙……」，森林像曉了般沒有回答。她不斷的往前走着，一根沾着血的樹枝絆着了她的腳，她低下頭來一看，才認清這就是丈夫的長刀。她像擁抱着丈夫似的抱起了長刀，放聲哭了起來。一些散落的箭，也掉在她的身邊。她一邊揩着眼淚，一邊拾着箭往前走。她想：「即使我找到丈夫的一根骨頭也是好的。」她忍着淚往前走。



一棵十圍的大菁樹，像一個年邁的老人，提着許多手杖站在山坡上，大菁樹茂密的枝葉遮住了青天。她看到一個黑影一般的怪物，露着四隻大而潔白的巨牙正在嚼食着一個看不清的東西，但她清楚地看到在這怪物的身邊掉落的是丈夫的白布包頭。她才清楚：這是皮亞鬼！一種不可壓抑的怒火，燃燒着她痛碎了的心。她拔開了長刀，像石頭般的衝到皮亞鬼的身邊。一陣劇烈的搏鬥，使周圍的草木都倒塌下來。玉額終被皮亞鬼咬死了。

皮亞鬼吃了玉額的肉，咬碎了她的骨頭。那一堆堆碎了的骨頭，掉落在山坡上。這些骨頭上便長出了一種「洪管衣」^①。每當皮亞鬼經過它的身邊的時候，它就拚命的向皮亞鬼刺去。從此，皮亞鬼再不敢到香茅草長着的地方來吃人了。

傣族的婦女，每到森林去採茶的時候，都喜歡拔一根香茅草插在頭上，來防止皮亞鬼的侵襲。

①洪管衣，是香茅草。



多嘎達兄弟

在勒西納的村落裏，住着一個年老的寡婦。她帶着兩個衣裳襤褸的孩子，靠耕種六納①山地過活。這兩個可憐的孩子，沒有名字，村裏人都叫他們「多嘎達」②兄弟。他們對於這個含有諷刺性的稱呼，倒不在意，反而自稱為「大多嘎達」和「小多嘎達」。

多嘎達兄弟每天看着母親吃他們剩下的一點苞穀，眼淚不覺暗暗的流下來。從此，他們每天只敢吃個半飽，好讓母親多吃到一點。但母親看到苞穀剩下的多，也就煮得少了。後來多嘎達兄弟只好請母親先吃，然後自己才吃。但是慈愛的母親哪肯多吃一點呢？多嘎達兄弟想不出使母親能吃飽的辦法。他們商量了幾天幾夜，最後決定把家裏養的鴿子和公雞挑到勒巴東地方去賣，並下定決心要找到一通巴③黃金，才轉回家，好使母親舒舒服服的過一輩子。

多嘎達兄弟離開了家，來到熱鬧的勒巴東地方，快到兩年了。他們跑遍勒巴東每一個村寨，

①納，土地計算的單位。

②多嘎達，是「窮困者」的意思。

③通巴，是盛東西的布袋。

趕過劫巴東每一條街。他們穿着破爛衣裳，吃着粗糲糯米飯，把每次所賺得的黃金都存放到通巴裏。時間一天一天的過去，通巴也一天一天的重了起來。最後他們終於積聚了一通巴黃金。

這滿滿的一袋黃金，使多嘎達兄弟高興得幾天幾夜睡不着。他們考慮：怎樣把黃金帶回去，怎樣在村裏的小河邊蓋起新房，怎樣使母親心裏高興，每天吃幾樣菜，幾樣湯。他們爲着這幸福的未來，高興得幾天幾夜閤不上眼。

在他們離開劫巴東回家的這一天，恐怕壞人發現他們帶的是黃金，就在黃金上面放了很多活鱗魚，並且在通巴口上縫了一層牛皮。兄弟二人找了一根圓竹杠擡着通巴，從山林裏繞着小路回來。灼熱的太陽把森林蒸得冒出一股股青煙，雀鳥都疲倦得不能再在晴空裏飛行，張大了嘴巴歇在樹枝上喘氣。兩兄弟用手抓着枯草慢慢的爬行。他們的皮膚被太陽曬裂了。小多嘎達嘴裏長滿了泡，連爬行的力氣都沒有了；大多嘎達不時的從山箐捧來清涼的泉水讓弟弟喝，這樣他們才勉強的翻過山坡。山坡下面有幢小小的竹樓，竹樓上住着兩個年老的夫婦，男的名叫波桑抗。他們種着幾納土地，家裏窮得連裝水的土罐都沒有①。

多嘎達兄弟艱難地爬上了山坡，太陽已經漸漸的落下去了，他們只得爬向竹樓，請求老人讓他們在這裏住一夜。老婦人笑了笑說：「飛累了的小鳥呀！你們就在我的小竹樓裏停留一夜吧！」波桑抗却馬上制止她說：「笨貨！他們今夜要燒掉我們好多柴火呀！」

① 傳統一般人家飲水是用一種土做的水罐，上面鑿滿浮腫。

多嘎達兄弟再三向他們「合了掌」①，最後波桑抗只好讓他們在自己火塘邊住下。

小多嘎達夜裏發起高熱，哼哼唧唧的呻吟，大多嘎達一邊餵他冷水，一邊祈求聳神②饒恕他。第二天，太陽已經升的很高了，可憐的多嘎達兄弟還沒有闔上眼。大多嘎達看着弟弟痛苦的樣子，不禁悲傷的哭了起來。他不願弟弟在沒有看到母親之前就死去。他決定寧願不要那袋黃金，也要把弟弟揹回家去。打定主意之後，他從牛皮通巴裏拿出一塊約有三兩重的黃金，放在自己衣袋裏，然後又把通巴的口縫了起來。他對房主人說道：「好心的主人呀！你們真像我的父母。現在我的弟弟害了重病，我得先把他揹回去；我們這裏有一袋鱈魚，是我們準備祭藏巴威③用的，請你千萬不要移動，就讓它在你的竹樓上放着吧！等五天後，我再來取回去。」看到這兩個可憐的孩子，波桑抗也就滿口答應了。大多嘎達向他拜了幾拜，就揹着弟弟走了。

四天以後，小多嘎達的病已經好了，他陪着哥哥來到波桑抗的家。當他們把從家裏帶來的贖條獻給波桑抗，並向他作了「鮮馬」④以後，主人把他們帶到那個掛着牛皮通巴的地方，笑了笑，就走開了。多嘎達兄弟拍去了通巴上的灰塵，揹起袋子正準備要走的時候，忽然發覺通巴比

①合掌：傣族的一種敬禮的形式。

②聳神，是森林裏的死神。

③藏巴威，是雨神。

④鮮馬，是一種抱歉的儀式。

原來輕得多了。大多嚷達「呀」的一聲驚叫起來，他把手伸到破了的通巴裏一摸，除了幾條乾了的鱈魚而外，什麼也沒有了。多嘎達兄弟把主人找來，說：「好心的主人啊！你把我們的黃金藏到什麼地方去了呢！」波桑抗却大聲的叫嚷着：「你把黃金交給了誰呀？你走的時候，不是明明說是祭滅巴威的鱈魚嗎？」一時雙方爭吵不休。多嘎達兄弟便把波桑抗夫婦帶着，來見召猛①。他們在國王的「南帕」②下，雙方各申述了自己的理由。這件奇怪的黃金失竊案，使得一個英明的王子召賀拉也感到頭痛，他簡直無法判決。於是，他就叫混魯，把他們帶到後宮裏，賞了許多酒肉叫他們安心吃喝，明天當太陽影子射到宮庭的大柱子時，就實行判決。多嘎達兄弟聽了國王這些話，急得快哭了出來，什麼東西都咽不下口。波桑抗夫婦，却感激得左跪右拜，不斷地稱讚國王的英明，他們很高興的吃完了所有的肉，喝掉所有的酒，就昏昏的睡去了。

天剛剛微亮，宮庭裏吹起了金號。混魯便把他們四人帶到國王的「南帕」下，國王召賀拉對他們說：「你們的案子，雙方都沒有理由！現在我要罰你們擡着我的大鼓到鱈林去繞一轉。」這是國王的命令，他們只好服從。一時混魯便從宮殿裏擡出兩隻笨重的大鼓；多嘎達兄弟擡了一隻，波桑抗夫婦擡着一隻。他們按照國王指定的路線，往鱈林裏走去。

① 召猛，是國王。

② 南帕，是寶殿。

③ 混魯，是衛士。

笨重的大鼓壓得波桑抗夫婦彎腰喘氣，當他們快要上坡的時候，年老的妻子便抱怨的責罵他，說：「波桑抗呀！蟆咬碎了你的心，你才忍心騙了別人的黃金！」「笨牛，你知道那些黃金夠我們吃幾輩子哩！」波桑抗的妻子本來已攪得冒火，聽他這樣一說，就把鼓放在地下，大聲嚷道：「埋黃金你不讓我知道，擡大鼓就有我的份，我不擡啦！」波桑抗連忙說道：「別吵了，我們已經在一起生活整二十年了，我哪裏隱瞞過你！金子我埋在三叉極的那棵老茶樹下；把鼓擡回去，我分一半給你保存就是了。」他的妻子這才把大鼓擡起來，往茂密的森林走去。當他們在一片陰暗的森林下歇腳喘氣的時候，忽然聽到前面有兩個人在歎氣。

「弟弟呀！只怪我們福氣太小啦！到了嘴邊的拷跌溜②還被牙齒碰掉。」

「哥哥啊！饒恕你弟弟吧！如果不是因為我病，怎麼我們會把金子寄在這黑心人的家裏呢？」

「百姓都說我們的國王最英明能幹，像一隻老鷹；今天我看起來，也只不過是一隻飛不高的秧雞！他沒有替我們找回金子，還罰我們來擡鼓，真是好笑！」

波桑抗連忙用手蒙住了妻子的嘴，悄悄對她說：「小心有人，這就是打失黃金的兄弟倆啦，我們快躲藏起來，讓他們先過去吧！」

太陽的影子已經照上了那棵雕着孔雀的大柱子，召賀拉吩咐侍衛叫他們把鼓擡到自己跟前，

① 蟆，是一種白色的螞蟥。

② 拷跌溜，是一種糯米糕。



對他們說：「這是你們最後誠實的機會！如果誰不誠實，我將要砍掉他的五個手指！」說着就轉向多嘎達兄弟問道：「你們真的打失了一通巴金子嗎？」

「國王啊！我們真的打失了一通巴黃金呀。」

國王又問波桑抗夫婦說：「你們盜竊了他們一通巴黃金沒有？」

「國王呀！真的沒有見着！如果查出來是我們盜竊的，我們願砍掉十個手指。」

國王召賀拉說：「好！現在來對證一下，看你們誠實不誠實！」他命令混魯把那兩個大鼓打開，鼓裏突然走出兩個拿着筆和紙的錄事，他們把路上記錄的各人所講的話送給了國王。

波桑抗夫婦看見鼓裏有人，一下子就昏倒在地下了。

國王召賀拉根據記錄，派人到那棵三叉極的老茶樹下把兩夫婦埋藏的黃金挖了出來，還給多嘎達兄弟，並叫混魯砍掉波桑抗的五個手指。從此，召賀拉王的敏慧的才能，便傳遍了全殿。

菩薩說話

從前，有一個大富翁，他家裏有滿倉的穀子，滿櫃的金銀，滿圈的牛馬，還有一個漂亮的姑娘。她有一張粉紅的臉，比粉團花①還可愛；她有一雙烏溜溜的眼珠，比透熟的山李子還誘人；她有一張小巧的嘴巴，會說會唱，說出的話比蜂蜜還甜，唱出的歌兒小鳥也比不上；她還有一雙靈巧的手，會紡線、會織布，紡出的線，好比蜘蛛絲，織出的布上好像開滿了鮮花。

馨香美麗的花朵，怎能不招蜂來？能幹漂亮的姑娘，怎能不惹人愛？每當夜深更深，在姑娘睡房的後面，總是飄蕩着小夥子們的優美的葫蘆笙②的音響，娓娓的情歌，一句又一句地鑽進姑娘的心窩，使她遲遲不能入睡。於是，她悄悄地爬起來，悄悄地走到了織布房，又悄悄地點着了燈；輕輕地架起了紡車，又輕輕地爲小夥子們打開門。

姑娘手搖着紡車，在紡線；小夥子們坐在她的旁邊，他們眼睜睜地盯着姑娘的臉龐，他們低

①粉團花，灌木類，分一、二種，團與四季粉團，樹一般高約四五尺，枝上生刺，葉呈尖圓形，表面光滑。花有粉紅和白色兩種。

②葫蘆笙，俸族樂器，也叫做蘆笙。

聲細語地向姑娘傾訴自己失望的心情。就這樣，直到雞叫三遍，小夥子們才心滿意足地走回去。

可是，不管小夥子怎樣喜愛這姑娘，也只能像喜愛水中的月亮一樣——看着撈不着。小夥子們一個又一個，一次又一次地請人去說親，都被大富翁一個又一個，一次又一次地拒絕了。——因為小夥子們家裏太窮，他們沒有滿倉的穀子，沒有滿櫃的金銀，也沒有滿厩的牛馬。

雖然是「水中撈月」，但誰也情願撈一撈。小夥子們說：「誰能討得這姑娘做自己的妻子，誰就是最幸福的人！」於是，各人想各人的辦法，各人幹各人的事去了。有的多種田，早起晚歸勤勉幹活；有的去做生意，趕着牛馬到處買，到處賣。他們都希望自己的錢財，能積聚得像富翁的那麼多。

有個小夥子，他不種田，也不做生意，却去幫富翁家看守穀倉去了。

這小夥子長得身強力壯，面貌十分英俊，幹活非常俐索。人們過去都稱讚他力大勤勞，種的莊稼總比別人收成好；但是現在他却去替富翁家看守穀倉，情願領取菲薄的幾十鎰穀子。人們都深深地爲他惋惜。

姑娘漸漸地了解了小夥子的身世，十分同情他。她用自己織的布，用自己紡的線，用最細的針，給小夥子縫了最合身的衣服。不久，姑娘就悄悄地愛上了這個小夥子；她投給小夥子愛慕的目光，她向小夥子露出含羞的微笑。用不着說，小夥子，他老早就已死心塌地地愛着這個姑娘了。在他們兩人中間，已經毫無拘束。他倆逐漸習慣在夜靜時分低聲耳語，互相傾訴各自的心

情。可是，老富翁和老太婆怎麼能答應他倆成對成雙？在他倆面前，橫着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他倆的希望，就像在大霧中迷失了方向的鳥兒一樣。

小夥子天天在想着：難道真有鴛鴦不成雙？他日夜在捉摸着辦法。於是，他做了許多老鼠夾子，想夾到鼠王。不幾天，果然夾到了一隻鼠王的兒子。這隻小鼠向他哀求：不要殺害牠，牠將幫他做到他所要做的事情。小夥子要牠把鼠王叫來。小鼠「吱」了兩聲，一會兒，鼠王來了。小夥子要鼠王在三天之內挖通一條地道，從這穀倉一直通到緬寺裏去；地道挖好後，再放回牠的兒子。鼠王答應了。經過三天三夜，地道挖通了。小夥子放走了那隻小鼠。

每天天剛亮，富翁的老太婆總是第一個到緬寺裏去拜佛。她每天到緬寺裏，照例唸着她早已透熟了的幾首經。她天天這樣，月月這樣，年年這樣。每次唸完經，她都滿以為菩薩真的聽到她的聲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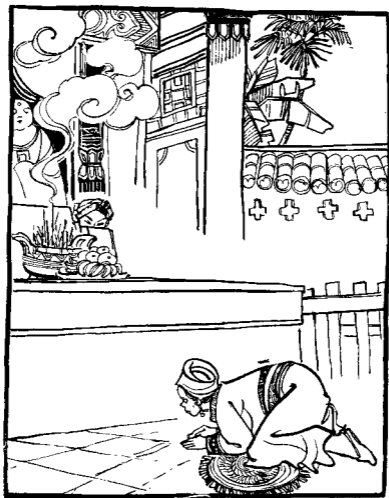
有一天，天剛亮，和往常一樣，富翁的老太婆托着盛滿供品的供盤，到緬寺裏拜佛去了。這時，小夥子也悄悄地由地道裏鑽進了緬寺，他蹲在菩薩背後等着。不一會，富翁的老太婆來了，整個寺裏都是寂靜的，只有她的聲音。她唸了兩首經，供了供典，插了鮮花，倒了淨水，最後，又輕輕地跪下，向善薩禱告：保佑她全家後世能進「勸歷辦」①。小夥子聽到這裏，靜了靜砰砰跳動的心，盡量壓低了聲音，慢聲慢氣地說：「唔——只要把你們的女兒嫁給守倉的小夥子，你

①勸歷辦，勸語，「西天」的意思。

們就會幸福，就能進「劫歷辦」。」富翁的老太婆禱告完，剛要爬起來，忽聽到這樣奇怪的聲音，又馬上跪下，閉上眼睛，全身冒出了一股冷汗。直到那聲音重複了第二遍以後，再沒有什麼聲息了，她才擡起頭來，目瞪口呆地看着菩薩。好一會，她才從驚惶中蘇醒過來。「這是怎麼回事？難道是菩薩說話了？」她一面想着，一面走出了緇寺。一路上，那個聲音老在她耳朵裏響着。她漸漸地確定：「這是菩薩在向我說話啊！」於是，她那驚惶不安的臉色，又被欣喜、驕傲的臉色所代替了。

她急忙地走到家門口，只見那小夥子和往常一樣，認真地在幹活——其實，小夥子只是比她早回來一會兒——她迅速地打量了一下小夥子，覺得他實在不錯！她滿心歡喜地走進家裏，老富翁正坐在火塘邊喝茶，她激動地對他說：「我們這小夥子真了不起呀，他是我們全家的幸福呀！只要把女兒許給他……」老富翁不等她說完就發起火來：「你瘋了！要把女兒嫁給一個守倉的窮小子？」老太婆趕忙聲辯：「這是菩薩說的。只要把女兒嫁給這個小夥子，我們就會永遠幸福，後世還能進「劫歷辦」。這是我剛才聽來的。」「啊？菩薩說的？菩薩會說話？」老富翁不禁驚訝起來。「嗯！」老太婆答道。「怕是你的耳朵錯亂了吧！哪裏有人聽到過菩薩說話？」老富翁還很懷疑。「這是真的，一點也沒有聽錯！」老太婆仍舊固執地回答。

老富翁想了半天，對這件事情總不大相信，但又不能完全不信。他想：「也許真的會有這種事情。二十多年了，我們對菩薩永遠是那麼誠虔，也許菩薩真的已經領受了我們赤誠的心。」他



決定親自去聽一聽。

晚上，姑娘悄悄地來告訴小夥子：「早上我聽爹媽說，菩薩要我倆結婚。啊，真是菩薩保佑！我是多麼高興啊！」小夥子說：「是啊，這才是真正的菩薩呢！」

第二天一早，老富翁托着盛滿供品的供盤上緬寺去了。這時，小夥子又早鑽到緬寺去了，他仍舊蹲在菩薩背後。老富翁進了寺，照例蹲下，唸起經來。寺裏除了他的滴哩嚕哩的唸經聲外，再沒有什麼聲音。他唸完了最後一首經，留神傾聽了片刻，真的，從菩薩那裏傳出了一種低沉的慢聲慢氣的聲音，和老太婆講的一點也不差。他雖然已有準備，但還是壓抑不住內心的恐慌。他馬上磕了幾個頭，唸了一首短經，忽忽爬起來就往回走。

不幾天，富翁家爲他的女兒和守倉的小夥子舉行了隆重的婚禮，請了三天客。客人們個個向富翁家祝賀。可是在客人們的心裏，也結下了一個疙瘩：爲什麼富翁家這樣漂亮的姑娘，會嫁給一個窮小夥子？

姑娘和小夥子的真誠的願望達到了，美麗的幻想實現了，幸福的生活開始了。每當姑娘想起他倆的婚事的時候，她總好對小夥子這麼說：「如果沒有菩薩保佑，我倆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成雙哩！」小夥子毫不遲疑地說：「要不是活菩薩爲我們說話，我們永遠也不能成雙！」姑娘只是「嗯」了一聲表示同意，但她却沒有領會小夥子話裏的「活菩薩……說話」，究竟是什麼意思。

小夥子和富翁姑娘結婚的消息，很快地傳遍了遠近近近的城鎮村寨；同時，這個消息在人們中間却變成了一個永遠猜不破的謎。

雙頭鳳

從前，有兩個年紀差不多大小的好朋友，他們兩人非常友愛。不論是做什麼事或者是吃點什麼東西之類，都要相約在一塊兒做，一塊兒吃。後來，他們當中一個生了重病死了，另外的一個十分地憂愁哀傷，不久，就像他的親愛的朋友一樣，也生病死了。他們兩人死了之後，就變成了一隻兩個頭的鳳凰，牠有四隻腿，兩個翅膀，身體的腰部却連在一起，因此，無論到什麼地方都是一塊兒去，牠們每天都一起在樹林中尋找食物或在樹枝上啄果子吃。

有一次，一個獵人扛着槍在林中打獵的時候，發現了這隻雙頭鳳正在樹尖上啄果子吃，一個頭找着一顆熟透了的果子，但是牠並不獨自吞食下去，却分給另外的那一個頭吃；像這樣的情形接連着繼續下去。獵人看見牠們這樣的相親相愛，也就不忍心去打牠了。

發現雙頭鳳的那個獵人回家以後，就把雙頭鳳的故事講給大家聽，而且很快地就傳開了。後來，不知怎樣連國王也知道了，他就派了一個獵官到林中去捉這隻雙頭鳳。獵官到了林中之後，找了許多天都沒找着。有一天早上，他突然發現雙頭鳳正在樹尖上啄果子吃，就舉起槍來瞄準了牠；但是他剛要開槍的時候，雙頭鳳就飛到另一株樹上去了。第二次他又瞄準的時候，牠又飛開

了。試過了許多次都是這樣，獵官一點辦法都沒有。天快晚了，他只好垂頭喪氣地扛着槍回家去。

回來之後，獵官費了許多心機，好不容易地想出了一個辦法來，他連夜的織好了許多活扣，趁着天還沒亮就跑到樹林中去，把活扣放在那些結滿了熟透果子的樹梢上。天剛亮，雙頭鳳飛到樹梢上去啄果子吃，就被活扣勒住了腳，飛不動了。獵官捕到了雙頭鳳之後，馬上就把牠獻給國王，國王把牠養在一個很精緻的籠子裏，每天用很好的水果、食物和糖水去餵牠。鳳凰雖然被關在籠子裏，牠的兩個頭仍舊像從前一樣地親愛，要吃就一塊兒吃，要喝就一塊兒喝。國王看到了牠們這樣的親愛，心中非常地嫉妒，就想把牠的兩個頭分開來，使牠成爲兩隻鳳凰。於是，他就只用食物給一個頭吃，而不去餵另一個。但是被餵的那一個頭看見另一個頭沒有東西吃，就一點兒也不肯吃，怎樣強迫牠也沒用，試過很多次都失敗了。國王非常生氣地說：「這隻鳳凰一點兒也不聽我的話呀！」於是他就鳴鑼召集了他所有的大臣到皇宮裏來，對他們說：「你們當中不論哪一個能夠想法把這隻鳳凰的兩個頭分開來，使牠變成兩隻活鳳凰，我就把國土割一半給他。」這時，一個大臣走出來說道：「假若陛下不食言的話，我願意負責把牠們分開來；不過要讓我把牠帶回家去，在一個月以內，我一定能夠做好這件事。」國王同意了他的意見，而且還向大臣保證了他的諾言，隨着就把雙頭鳳連籠子一齊交給了大臣。

大臣回到了家中，就把籠子掛在屋檐下，每天親自細心地用精美的食物和水來餵牠，整天的



坐在籠子旁邊細心觀察着雙頭鳳凰親熱地在一起啄食。他心裏時時刻刻地都在盤算着如何去把牠的兩個頭分開來，這樣他就可以得到國王所允許的一半國土了。留心地觀察了好幾天之後，他發現鳳凰的兩個頭在某一個時候，總會互相轉到相反的方向去，而不在一起，他想這是一個使牠們分開的好機會。第二天，他一看見鳳凰的兩個頭轉開來，立刻就靠近其中的一個頭去，悄悄地在牠的耳邊說：「噓噓噓……」，說完之後，馬上就走進屋子裏去了。另外的一個頭轉回來後，就問道：「大臣對你說什麼來着？」聽見大臣講話的那一個頭回答道：「他說些什麼，我一點兒也不知道呢！」接着第二天，第三天，……大臣只要看見鳳凰的兩個頭互相轉開的時候，就湊着他第一次講話的那一個頭的耳邊說：「噓噓噓……」，說完馬上就走進屋裏去了。另外的那個頭轉回來總是問道：「大臣老是對你說什麼來着？告訴我這些吧！」聽見了大臣講話的那一個頭，也實在沒法把大臣對牠講的告訴牠的親愛的夥伴，只得回答說：「他說些什麼，我一點兒都不知道呢！」另外的那個頭就懷疑起來了，說道：「說不定是大臣要想殺我呢！爲什麼你不肯老老實實地對我講呀！」隨後好些天，大臣總是在鳳凰的兩個頭轉開的時候，湊着他原來講「話」的那個頭的耳邊不斷地發出「噓噓噓……」的聲音，而且總是一說完就走進屋裏去了。另外的那個頭轉回來時也老是問：「大臣對你說些什麼來着？」但牠的夥伴能夠給牠的答覆，只是：「他說些什麼，我一點兒也不知道呢！」這樣繼續了許多天之後，沒有聽到大臣講「話」的那個頭，就越來越不相信牠的親愛的夥伴了，牠們就常常爭吵起來。最後，吵得最厲害的時候，互相一用力，就

把腰間連着的那一塊撕裂開來。於是，這隻雙頭鳳分成了兩隻了。

大臣看到雙頭鳳分開之後，高興得要命，立刻就帶了牠們到皇宮去交給國王，並且向國王要求他應得到的一半國土。但是國王却對他說道：「不要着急呢，慢慢的再說罷！」後來只要大臣一提出這個要求，國王總是花言巧語地把他搪塞過去。結果，他什麼都沒得到。就是那個捕捉雙頭鳳的獵官，從國王那裏也沒有得到任何的「賞賜」。